

紀實的技藝：論《徐霞客遊記》的生命書寫*

范宜如**

摘要

本文嘗試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之下，更細膩地探索、考察《徐霞客遊記》日記體之敘事，如何呈現生命情識與地理特徵，體現山岳行動的現場感及穿透力；並藉由「生命書寫」的觀點，考察《徐霞客遊記》中社會脈絡下的人我關係之網。

徐弘祖以「日記」作為敘述文體，呈現了每日紀事的情緒與感受，再現旅行者的心靈圖景，書寫冒險登臨的身體感，包含岔出（或插入）、交錯的傳說與耳聞，呈現了行旅中的觀看與敘述。由於每「日」之「記」的時間特質，於是產生事件起伏的「敘事弧」。透過日記書寫的時間感，審視「日記」的書寫情境、書寫心態以及書寫意識，可以看見個別串聯成連續性情節的歷程。此外，若從「生命書寫」角度進行當代反思，檢視徐弘祖身為壯遊者的冒險心態，面對他者的自我對話與思辨，遭逢困頓的自我消解，或可為已成經典的「徐學」研究，抉發出知識與抒情的向度。

關鍵詞：徐霞客遊記、敘事弧、生命書寫

* 本論文為科技部補助專題計畫〈「遊」與「記」：《徐霞客遊記》的情感向度與知識表述〉（計畫編號 108-2410-H-003-097-MY2）相關成果。篇名出自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 1866-1944）《史家的技藝》。馬克·布洛克為法國「年鑑學派」創始人，他在緒論解釋此書的性質：「一個喜歡反省日常工作的藝匠的備忘錄」，與徐弘祖的登山日常、日有所記，或可相呼應。引文見馬克·布洛克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20年），頁39。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一、前言

萬事萬物都致力於書寫自身的歷史……不是踩進雪地或沿地而行的腳步，而是印記，存在於差可持久的文字裡，是自己行軍的地圖。地面滿是備忘與簽名，所有事物都被線索掩覆。大自然裡，這種自我註記永不停歇，敘事則是封印之痕。——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¹

六十餘萬字的《徐霞客遊記》形塑了奇人奇遊與探險考察之精神，既是一部遊記，也是人類面對奇境奇景的地方人文考察史，同時成為中國古典文學中旅行書寫的經典。在 COVID-19 襲擾地球的年度，走向山林，似乎成為禁錮在城市中的人群所嚮往而親近的活動。² 本文試圖從「生命書寫」（life writing）的角度，審視《徐霞客遊記》如何以紀實的日記手法，體現山岳行動的現場感及穿透力。從徐弘祖（1586-1641）身上可以看到山何以成為登山者生命意義的來源，以及旅人主體的情志與心象，匯聚了空間移動的情感紋理及知識脈絡，同

¹ 轉引自羅伯特·麥克法倫著，Nakao Eki Pacidal 譯，《故道：以足為度的旅程》（新北：大家出版，2017年），頁19。

² 近年來臺灣文壇興起出版山岳書寫相關書籍及拍攝紀錄片之風潮。公共電視攝製「群山之島與不去會死的他們」系列紀錄片，詹偉雄編纂山岳書寫 meters 書系。臺灣登山家張元植、呂忠翰透過募資活動攀登 K2，並由陳德政隨行記錄，記錄二人登頂的歷程，出版《神在的地方：一個與雪同行的夏天》。從自然踏查、山野記實到登臨世界高峰的見證書寫，也是一種「安靜的演化」。詹偉雄指出西方山岳文學「反映著登山與現代人之間，某種幽祕的互為結構關係」，當登山已成為可辨識的社會體系，以目前盛行的山岳書寫對讀《徐霞客遊記》，當可彰顯徐弘祖所展示的生命向度。詹偉雄的觀點請參見詹偉雄，〈現代人，就是地上的冒險者〉，見詹偉雄選編，《攀登的奧義：從馬洛里、尼采到齊美爾的歐洲山岳思想選粹》（臺北：臉譜出版，2021年），頁20。其他資訊參考陳德政，《神在的地方：一個與雪同行的夏天》（臺北：新經典文化，2021年）；吳明益，〈安靜的演化——我對近幾年臺灣自然導向文學出版的看法〉，見徐振輔，《馴羊記》（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1年），頁335-352。

時也讓我們看到「生命的有限性」與「實踐的可能性」。

如史詩般壯遊的《徐霞客遊記》，乘載了人、山嶽、記憶交織而成的壯遊風景，透過現場的觀察紀錄，具有「遊」的普遍性；以其冒險與發現，突破了時代的框架。徐弘祖之出遊，與其他人最大的不同乃在於他是「為遊而遊」，既非宦遊者的治邊考察，亦非文士的清賞閒遊；地名是他的生命地圖，明代中國的地景在他筆下真實再現。作為一個提供時代與地方見聞的「旅人」，徐弘祖書寫地域人文、山川知識，也書寫了個人生命史。現今我們所讀的《徐霞客遊記》刻本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徐弘祖過世後一百三十五年）首次刊刻，現代書籍的編纂，則是丁文江（1887-1936）於1928年整理出版。³ 當時著名的文人陳繼儒（1558-1639）助其壯遊，修書予麗江知府木增（1587-1646），⁴ 明清之際大儒錢謙益（1582-1664）亦囑毛晉（1599-1659）為其刊刻，⁵ 可說，是書具備有相當的文化價值。

³ 《徐霞客遊記》版本繁富，本次選用的上海古籍版係以季夢良（?-?）抄本和乾隆本為底本（季夢良抄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共五冊，題作《徐霞客西遊記》），參校徐建極（1634-1692）抄本（徐建極為徐弘祖之孫。徐本缺滇遊首冊和《遊太華山記》、《遊顏洞記》、《盤江考》）、陳泓（?-?）抄本（乾隆年間，江陰人陳泓根據當時多種抄本互核，並撰有《諸本異同考略》）等多種抄本、印本再加以整理、校點。相關資訊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前言〉，《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9-23；〈校點說明〉，頁1。

⁴ 陳繼儒〈壽江陰徐太君王孺人八十敘〉描述徐弘祖母子的互動，有云：「往徐君放絕世務，喜遊名山，遊必咨母命而後出。王孺人曰：『少而懸弧，長而志四方，男子事也。吾為汝治裝，行矣。』」〔明〕陳繼儒，〈壽江陰徐太君王孺人八十敘〉，收入〔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頁1235。

⁵ 錢謙益撰有〈囑毛子晉刻遊記書〉，有言：「徐霞客千古奇人，《遊記》乃千古奇書，惜其殘缺，僅存數本。仲老攜來，思欲傳之不朽。幸為鑒定流通，使此等奇人奇書，不沒於後世，則汲古之功偉矣。」另有〈囑徐仲昭刻遊記書〉，云：「世間聲名文句，都如塵沙劫事，不復料理。唯念霞客先生遊覽諸記，此世間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當令泯滅不傳。仁兄當急為編次，謀得好事者授梓。不惟霞客精神不磨，天壤間亦不可無此書也。」以上引文，分見〔清〕錢謙益，〈囑毛子晉刻遊記書〉，收入〔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頁1186-1187；〈囑徐仲昭刻遊記書〉，頁1186。

陳函輝（1590-1646）曾云：「其言遊與人異：持數尺鐵作磴道，無險不披；能霜露下宿，能忍數日飢，能逢食即喫，能與山魑野魅夜話，能襍被單夾耐寒暑。尤異者，天與雙趺，不假輿騎；或叢筍懸崖，計程將百里，夜就破壁枯樹下，即然脂拾穗記之。」⁶ 錢謙益之說則為：「其行也：從一奴、或一僧、一杖、一襍被，不治裝，不裹糧；能忍飢數日，能遇食即飽，能徒步走數百里；凌絕壁，冒叢筍，攀援上下，懸度縵級，捷如青猿，健如黃犢；以峯巖為牀席，以溪澗為飲沐，以山魅、木客、王孫、獮父為伴侶……」⁷ 潘耒（1646-1708）則言：「峯極危者，必躍而踞其巔；洞極邃者，必猿掛蛇行，窮其旁出之竇。途窮不憂，行誤不悔。暝則寢樹石之間，饑則啖草木之實。」⁸ 三者之說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徐弘祖與荒野大地之間的契合。相對於明代大眾旅遊活動與士大夫旅遊風尚的商品化現象，⁹ 徐弘祖以其「不治裝」、「不裹糧」的樸素行動而創造了史詩級的壯遊。而三者所用之詞彙，如躍、踞、掛、攀、凌、步、行，皆可見其身體行動，這也是《徐霞客遊記》之「奇」。「奇」既是其行動之特徵，亦是遊旅之風格，也是書寫的魅力所在。《徐霞客遊記》屢屢以奇見稱，這個「奇」並非修辭套語，還有層次的不同，奇，可以是陌異的感知，也可以是發現外在新世界的動能；既是視覺經驗，也是心靈經驗。趙園曾論《徐霞客遊記》：

徐氏之遊令明末士人為之傾倒的，固在其涉歷地域之廣及行旅

⁶ [明]陳函輝，〈霞客徐先生墓志銘〉，收入[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頁1193。

⁷ [清]錢謙益，〈徐霞客傳〉，收入[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頁1199。

⁸ [清]潘耒，〈潘序〉，收入[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頁1268。

⁹ 巫仁恕曾指出明清旅遊的物質環境，從住宿、飲食、交通逐漸走向商品化的現象。見巫仁恕、狄雅斯，《游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10年），頁20-36。

的艱苦性，此種旅行的某種學術旨趣（輿地考察），卻也更在呈示於紀遊文字的豪傑氣概。時危世亂，士人無疑樂於從中讀出挑戰——挑戰自我、挑戰命運的強毅。明清之際的士人之遊，在上述不同方向上又有推展：學人式的山川考察與志士式的激情發越、意志顯示。¹⁰

趙園所論及的「志士式的激情發越」，旨在強調此書所呈現的情感與意志的力量。「行旅」作為一種真實力量，既顯示了人的有限性，也超越人的有限性。登臨山嶽行動與書寫銳亮了他的眼光，同時也感染了當時與後代的讀者。

二、「生命書寫」的提問

近年來，有關生命歷史的敘述形成風潮，中研院歐美所李有成、紀元文、單德興等學者借鏡西洋文學批評，引進「生命書寫」（life writing）一詞。¹¹ 易荊（Paul John Eakin）指出，生命書寫「涵蓋當代個人書寫的多變形式，包括訪談、寫照（profiles）、民族誌、個案研究、日記、網頁等等」。¹² 本文即著眼徐弘祖之遊記／日記。「日記」作為涵蓋個人書寫的文類，呈現了書寫者（主體）與自我、外在的關聯。關於生命書寫的觀點，學者指出：「生命書寫的倫理在於如何讓生命擺脫自我的狹窄視域，將之置入群體或集體的關係脈絡中來審視和理解。甚至生命書寫極度仰賴的記憶，雖然自個體出發，但是因為

¹⁰ 趙園，《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70。

¹¹ 這個概念得之於廖肇亨，〈明清之際渡日黃檗僧侶詩文中的聖境與俗世——以福濟寺系為中心〉，「使節·海商·僧侶——近世東亞文化意象傳衍過程的中介者國際研討會」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2018年8月30-31日），特此說明。

¹² 轉引自紀元文、李有成主編，《生命書寫》（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2011年），頁3。

個體與社會的關係，最後仍不免被視為社會的建構，個人的記憶因此亦是集體記憶的一部分。」¹³ 從這個角度出發，除了關注徐弘祖遊記／日記書寫的調度與節奏，社會情境之下的人我關聯與互動，也是關懷的核心。

《生命書寫》一書提及：

從各種廣泛雜陳的生命書寫看來，生命的軌跡不同，正如同書寫的體例系出多門，概無定則，既不復是傳統知人論世的生平實錄或起居注，也非有聞必錄的繫年紀實。不管是自傳式的「我」，或是出諸於小說、遊記形式的第三人稱的說話人（persona），生命書寫所觸及的生命核心價值，乃至於人生的衝突、創傷、離散或戰爭經驗等無不令人動容，值得我們深思。¹⁴

徐弘祖以「日記」作為敘述文體，呈現了每日紀事的情緒與感受，再現旅行者的心靈圖景，書寫冒險登臨的身體感，包含岔出（或插入）、交錯的傳說與耳聞，呈現了行旅中的觀看與敘述。由於每「日」之「記」的時間特質，於是產生事件起伏的「敘事弧」。透過日記書寫的時間感，審視「日記」的書寫情境、書寫心態以及書寫意識，可以看見個別串聯成連續性情節的歷程。而個人的生命是一幅巨製的圖像，日記書寫卻以「碎片」／「斷片」的型態書寫無法再現的生命現場。從「生命書寫」的觀點檢視徐弘祖面對他者的自我對話與思辨，遭逢困頓的自我消解等等，就「日記」的紀實角度探看其書寫意識、生命叩問，對已成經典的「徐學」研究成果進行當代的反思，是本文的關懷起點。

¹³ 紀元文、李有成主編，《生命書寫》，頁 8。

¹⁴ 紀元文、李有成主編，《生命書寫》，頁 15-16。

三、從日常到「日記」

遊，原本就是尋訪蹤跡，留下地域的人文及時間的景觀。田曉菲在《神游：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曾提到：「遊記文學是一個寬泛的、以內容為準的分類，它包括各種不同文體類型。」¹⁵ 而《徐霞客遊記》雖以遊記為名，其文體實為日記。日記，產生於生活的感受、景觀和脈動的寫作，指向了文人自身的存在感，投射了自身處境的感覺結構。從整體的行旅景觀而言，日記可說是片段的、插曲式的、未盡的形式。透過或短或長的紀錄，兼容敘事與抒情，以部分視角的呈露形成的風景，景觀的裁剪，可說是日記的特色。《徐霞客遊記》一書為後人重新編排而呈現的文本載體，其中亦包括徐弘祖撰寫的志、詩歌。某些部分，類似民族類型紀錄、地理記錄，融涉了田野資料之載錄與旅行日記，¹⁶ 其中的主體即是按日記事的日記。以日記的體式，可以看到徐弘祖如何關注當代現實、記錄傳統，如何書寫遐荒異境，以及奇險與日常的對照性，形成經典的「徐霞客遊記」。

徐弘祖選擇以日記為敘事方式，依真實時間追蹤主角（自己）。日記與個人的距離是最接近的，其書寫視角係自我揭露，並透過已發生的事情向前重建敘事。《徐霞客遊記》之所以動人，因為那是行動

¹⁵ 田曉菲，《神游：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頁10。

¹⁶ 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在《路徑：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指出「『旅行』……是一個容納多重意義的詞」。他以為，「田野日記（私人的，比較接近『主觀的』旅行書寫）經常會滲透到『客觀』的田野資料」。他認為，當代的田野研究兼具收集與敘事、客觀與主觀、公開與私人、共居與旅行時的相遇等對立的元素。這本書以日記、博物館記錄、物件的圖像、相片等文本呈現「旅行」的多種可能及其「清澈的不確定性」，對本文有所啟發。參見詹姆斯·克里弗德著，Kolas Yotaka 譯，《路徑：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苗栗：桂冠圖書公司，2019年），頁15、83、86。

與生命的結構。由於為「日記」，或長或短，或簡或繁，除了空間的記述，更流露個人真實的情緒。

就徐弘祖自言，他深具書寫意識，書中屢見對日記記寫的說明，如崇禎丁丑（1637）五月初三日「對西追錄數日《遊紀》」、五月十六日「補紀遊之未盡者」；¹⁷ 如有耽擱，則「追憶」（追錄），如：

（丁丑〔1637〕六月十五日）余因兩病人僵臥兩處，憂心忡忡，進退未知所適從，聊追憶兩三日桂西程紀，迨晚而臥。

（己卯〔1639〕正月十三日）余追憶日記於東樓。

（二十七日）坐通事小樓，追錄前記。¹⁸

其他如「（戊寅〔1638〕四月二十五日）以所攜紙墨，記連日所遊」，「（戊寅〔1638〕九月二十五日）途人皆勸止，遂停憩逆旅，草記數則」，或言「遂鬱鬱作記寓中者竟日」、「坐邸樓鬱鬱作記竟日」、「遂止邸樓作記」。¹⁹ 〈滇遊日記〉甚至有數日僅記載「作記」一事，如：「（己卯〔1639〕九月）初三日、初四日 作記北樓。」²⁰ 這些記錄顯示其書寫意識之自覺。

日記書寫雖然沒有嚴謹的敘事規範，仍有其敘事框架，與敘事者個人的生活、心理活動、身分、經驗與視野錯迭相扣。日記的特色，依照真實時間追蹤主角（自己）。每日書寫，從已發生的事件，向前重建敘事，沿著散文的地表紋理匍匐前進——事件的結構就是行動與生命的結構。

¹⁷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一〉，《徐霞客遊記》，頁 298、326。

¹⁸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 367；〈滇遊日記六〉，頁 853、872。

¹⁹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黔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 657；〈滇遊日記三〉，頁 746；〈滇遊日記十二〉，頁 1072、1073、1081。

²⁰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十三〉，《徐霞客遊記》，頁 1112。

（一）日記「細結構」呈現的現實關懷

清代文人李慈銘（1830-1894）曾批評《徐霞客遊記》：

其記皆按日實書道里南北，同於甲乙帳簿，無所文飾。……然山水之文，必資雕刻；登臨之興，所貴適情。霞客梯險絙虛，身試不測，徒標詭異之目，非寄賞會之深，古人癖嗜煙霞，當不如是。而又筆舌冗漫，敘次疏拙，致令異境失奇，麗區掩采，記路程者無從知徑，討名勝者為之不怡。且其注意頗在脈絡向背，同於青鳥之術，尤為無謂。至古今地理，絕未稽求，名蹟留遺，多從忽略，固由明季士不讀書，不知攷據為何事也。²¹

其批評的要點為「無所文飾」——缺乏文字的美感，以及「情」之未適。「徒標詭異之目」也是批判其求新尚奇的探險敘事，缺乏杖底煙霞的情意美感。關於李慈銘的評論，需要回到清代遊記的美學觀以及李慈銘個人的文學觀點來看。而其說法雖未被大量引用或肯認，但也指出了《徐霞客遊記》自身的駁雜。駁雜與多樣性來自於日記書寫的特色。以第一人稱為敘述主體的日記，生動而真實地反映了書寫者思考的過程與方式。以一種立體的方式，呈現了書寫者的生活和心理狀態，以及周遭的社會和自然環境帶給他的影響。朱惠榮指出，《徐霞客遊記》兼具導遊手冊、地學百科全書、歷史實錄、文學名著等面向。²² 換個角度思考，《徐霞客遊記》以文學與地理紀錄共生的文類，在學科模糊的當代，提供了某種參照。以碎形組合的型態，記載了路線、民俗、地景考察以及個人真實的感知與經驗。

值得注意的是，《徐霞客遊記》除了日記正文之外，尚有夾註說

²¹ 〔清〕李慈銘著，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472-473。

²² 朱惠榮，《徐霞客與〈徐霞客遊記〉》（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9。

明，穿插民間傳說與敘事以及正文後的總括綜述，²³ 可說是行旅經驗材料的儲存處。正文後的總括綜述以筆記、方志的書寫手法，更可發現其有意識地記錄地方之意圖。這些隱藏在日記中的「細結構」——借用浦安迪在《中國敘事學》所論〈奇書文體的「紋理」研究〉的說法，結構是大型敘事架構所擁有的藝術統一性，而「細結構」則是文章段落間的肌理，無涉於全局的敘事構造——²⁴ 可說是另一種地方訪談，見聞紀錄，是徐弘祖的「田野」，是他與這些地方的連結，反映了他對於曾在此地發生一切的顧念敬重。

以〈滇遊日記二〉為例，先言個人經歷：「先是余過南門橋，有老者巾服而踞橋坐，見余過，拉之俱坐。予知其為土人，因訊以盤江，彼茫然也。彼又執一人代訊。其人謂由澂江返天上，可笑也！涓濱言：『盤江南自廣西府流東北師宗界，入羅平之東南隅羅莊山外，抵八達彝寨，會江底河，經巴澤、河格、巴吉、興龍、那貢，至壩樓，為壩樓江，遂東南下田州；不北至黃土壩，亦不至普安州。』第壩樓諸處，與普安界亦相交錯，是南盤亦經普安之東南界，特未嘗與東北之北盤合耳。」既而綜述羅平、白蠟山、東龍山等等。資料敘寫中，亦有閒筆如：「此山（案：白蠟山）雖晴霽之極，亦有白雲一縷，橫互其腰，如帶圍，為州中一景。」²⁵ 對於地景的總括綜述，某方面像資料性札記，以歸納式的寫法，如下所述：

自會仙巖而東，其山皆不甚高，俱石崖盤互，堆環成壑，或三

²³ 朱惠榮稱為「附在各天日記後面的專條，具有學術札記的性質」。並統計，「全書有 102 天日記附了這類專條共 319 條，少者一天一條，多者一天二三十條，文字長者一條千餘字，短者僅一句話，共約 5.7 萬多字。其內容大體為兩類，一類是徐霞客在地理學方面觀察研究的心得，另一類即是有關地方史事的札記」。見朱惠榮，《徐霞客與《徐霞客遊記》》，頁 45。

²⁴ 見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111。

²⁵ 以上引文，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 698-699。

面迴環如玦者，或兩對壘如門者，或高峙成巖，或中空如洞者，每每而是。但石質粗而色赤，無透漏潤澤之觀，而石梁橫跨，而下穹然，此中八景，當為第一。

靈巖者，其洞東向，前有互崖，南北迴環，其深數十丈，高數丈餘，中有金仙，外列門戶而不至於頂，洞形固不為洞揜也，為唐陳光問讀書處。陳居巖塘，其後裔猶有讀書巖中者。

觀音現像，伏獅峯之東，迴崖上有石跡成像，赭黃其色。

對獅巖者，一名小靈巖，在靈巖南嶺之外，南對獅峯，上下兩層，上層大而高穹，下層小而雙峙。

碧泉巖者，在對獅之西，亦南向，洞深三丈，高一丈餘，內有泉一縷，自洞壁半崖滴下。下有石盤承之，清冽異常，亦小洞間一名泉也。

伏虎巖在清泉之後。

石梁巖在沙陂、會仙寨東谷。其谷亂崖分互，攢列成塢，兩轉而東西橫互，下開一竇，中穹若梁，由梁下北望，別有天地，透梁而入，梁上復開崖一層，由東陂而上，直造梁中而止，登之如踐層樓矣。

會仙寨下臨沙溪，上互圓頂如疊磨然，獨出眾山。羅洪山結淨藍於下，即六空上人所棲也。

學堂巖在會仙之北，高崖間迸開一竇，云仙人授學之處。

此靈巖八景也。²⁶

亦有對地名的分判，如黃草壩之後言安籠所：「東一百五十里，為安籠所，又東為新城所，皆南與粵西之安隆、泗城接壤。然在黔曰『籠』，在粵曰『隆』，一音而各異字，一處而各異名，何也？豈兩名本同一字，傳寫之異耶？按安莊之東，大路所經，亦有安籠、箐山與安籠所

²⁶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175-176。

相距四百里。乃遠者同而近者異，又何耶？大抵黔中多用『籠』字，粵中多用『隆』字，故各從其地，而不知其地之相近，其取名必非二也。」漾凧街的解釋：「按《志》：劍川水為漾，洱海水為凧，二水合流故名。」²⁷

這些寫法，不僅強化其「敘述真實」，也透過引用志書，呈現了「歷史真實」。要之，統整性敘述之筆，類似方志寫法。不過其層次仍有不同，原是記寫順寧境內的地景面向，結尾則轉向食物：「郡境所食所燃，皆核桃油。其核桃殼厚而肉嵌，一錢可數枚，捶碎蒸之，籊搞為油，勝芝麻菜子者多矣。」²⁸ 這種跳接的記述方式，一如樹幹歧出的枝椏，閱讀者或可藉此看出徐弘祖的博物思維。²⁹ 這些異質駁雜的敘述，恰好指出了《徐霞客遊記》生命書寫的另一個面向，對於地景知識的好奇，對於現實的探問。寫作自身，就是他的生命意識。

總結性敘述之外，以夾註補述故事為另一種敘事型態。例舉如下：

二十六日 昧爽發舟，西北三里，為橫埠堡。又北二里，為畫山。其山橫列江南岸。江自北來，至是西折，山受嚙，半剖為削崖，有紋層絡。綠樹沿映，石質黃、紅、青、白，雜彩交錯成章，上有九頭，山之名「畫」，以色非以形也。〔土語：「堯山十八面，畫山九筒頭，有人能葬得，代代出封侯。」後地師

²⁷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710；〈滇遊日記八〉，頁941。

²⁸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十二〉，《徐霞客遊記》，頁1088-1089。

²⁹ 再如：「初九日 晨起天色暗爽，而二病俱僵臥不行，余無如之何，始躬操爨具。〔市犬肉極肥白，從來所無者。〕以飲啖自遣而已。〔桂林荔枝極小而核大，僅與龍眼同形，而核大過之，五月間熟，六月即無之，余自陽朔回省已無矣。殼色純綠而肉甚薄，然一種甘香之氣，竟不減楓亭風味，龍眼則絕少矣。六月間，又有所謂『黃皮』者，大亦與龍眼等，乃金柑之屬，味甘酸，之其性熱，不堪多食，不識然否？〕」從氣味、形狀、產期等，以及兩種果實之對照，透過生動的記述，展示了書寫者的博物思維與對知識的好奇。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一〉，《徐霞客遊記》，頁352。

指畫山北面隔江尖峯下水繞成坪處為吉壤，土愚人輒戕其母，欲葬之。是夕峯墜，石壓其穴，竟不得葬，因號其處為忤逆地。余所恨者，石墜時不并斃此逆也。〕³⁰

這段敘述則指出畫山因「吉壤」而有的荒謬故事。由「土愚人」之名，不只是對土人的主觀意見，而是透過傳聞加深了對土人之「愚」的判讀。再如下例：

（十四日）朝陽庵則劉九庵大師所開建者……萬曆庚子，有征播之役，軍門陳用賓過此，感師德行，為建此庵。……〔土人言劉侍御出巡，案置二桃，為鼠所竊。劉窺見之，佯試門子曰：「汝何竊桃？」門子不承。嚇之曰：「此處豈復有他人、而汝不承。吾將刑之。」門子懼刑，遂妄承之。問：「核何在？」門子復取他核以自誣。劉曰：「天下事枉者多矣！」乃棄官薙髮於此。〕³¹

從訪視翠峰山朝陽庵而引出人物故事，行文中的夾註補述「棄官薙髮」的緣由，豐富了地景敘事。總括式敘述與夾註是日記書寫中對於地方知識的增補，至於文中細節鋪陳、提問手法，如〈滇遊日記四〉：「出洞，還顧洞門上，其左懸崖甚峭，上復闢成一門，當即內透之隙。乃涉澗之西，遙審崖間層疊之痕，孰可著足，孰可倒攀，孰可以宛轉達，孰可以騰躍上。乃復涉澗抵崖，可依所審法試之。」³²「孰可著足，孰可倒攀，孰可以宛轉達，孰可以騰躍上」既是提問，也是判斷；既有想像，亦是行動，重繪了人與地景之間的遭逢與對話。

³⁰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一〉，《徐霞客遊記》，頁338-339。

³¹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三〉，《徐霞客遊記》，頁733。

³²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四〉，《徐霞客遊記》，頁797。

(二) 生活日常與異事記述

日記的文體與個人情志、地方知識相互交織，時有零碎的、斷續的、明滅的生活紀實及山水感悟。如蔣寅所指：「如此不厭瑣屑的記錄，……意味著作者遠離慣常居處的場所而進入一個新異空間，時時被新鮮的感覺經驗所包圍、所刺激。」³³ 如錢謙益所言：「聞其文字質直，不事雕飾，又多載米鹽瑣屑，如甲乙帳簿。」³⁴ 正因為是日記，有岔出的傳說、當日特殊事件的記述、日常飲食的記述、博物記載，看出行進的頓挫。又有某些個人習性的紀錄，類似當代的「冷知識」，譬如：「乃取巨魚細切為膾，置大碗中，以蔥及姜絲與鹽醋拌而食之，以為至味。余不能從，第啖肉飲酒而已。」³⁵ 「二十六日……日色甚暖，不勝重衣，夜不勝覆絮。是日手瘡大發。蓋前估倫兩次具餐，俱雜母豬肉於中也。」³⁵ 讀來有其趣味。隱藏在日記中的「細結構」除了簡短如隨筆，也有長篇的抄錄或轉述他人話語。這樣的文獻材料往往又是完整的記述，或為傳說，或為人物故事。下文即為徐弘祖所抄碑文，出自〈楚遊日記〉：

宮中有天啟初邑人袁子訓碑，言蘇仙事甚詳：言仙之母便縣人，有浣於溪，有苔成團繞足者，再四感而成孕，生仙。于漢惠帝五年五月十五，母棄之後洞中。明日往視，則白鶴覆之，白鹿乳之，異而收歸，長就學師，欲命名而不知其姓，令出觀所遇，遇擔禾者以草貫魚而過，遂以蘇為姓，而名之曰耽，嘗同諸兒牧牛羊，不突不擾，因各羣畀之，無亂羣者，諸兒又稱

³³ 蔣寅，〈生活在別處——清詩的寫作困境及其應對策略〉，《文學評論》2020年第5期（2020年9月），頁133。

³⁴ 〔清〕錢謙益，〈囑徐仲昭刻遊記書〉，收入〔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頁1186。

³⁵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三〉，《徐霞客遊記》，頁518、515-516。

為「牛師」。事母至孝，母病思魚膾，仙往覓膾，不宿而至，母食之，喜問所從得，曰：「便。」便去所居遠，非兩日不能返，母以為欺。曰：「市膾時舅氏在旁，且詢知母恙，不日且至，可驗。」舅至，母始異之。後白日奉上帝命，隨仙官上昇於文帝三年七月十五日。母言：「兒去，吾何以養？」乃留一櫃，封識甚固，曰：「凡所需，扣櫃可得。第必不可開。」指庭間橘及井，曰：「此中將大疫，以橘葉及井水愈之。」後果大驗。郡人益靈異之，欲開櫃一視，母從之，有隻鶴冲去，此後扣櫃不靈矣。母逾百歲。既卒，鄉人彷彿見仙在嶺，哀號不已，郡守張邈往送葬，求一見仙容，為示半面，光彩射人，又垂空出隻手，綠毛巨掌，見者大異，自後靈異甚多，俱不暇覽。³⁶

這段敘述有鄉土的傳奇、親情的倫理、地域的景觀種種，隱身在《徐霞客遊記》的巨幅敘事一角，相對於徐弘祖對於地名的稽考輯錄，日記中的民間傳說，似乎也可以看到日記廣蒐博取的多元視角。而敘述中標舉時間，呈現客觀場景，雖為蘇仙橋之傳說，卻集合各種異事與奇聞，異事未必是真實的歷史，卻是旅人感受的真實。從異事反映出的人情，從感而成孕的人子成為「牛師」；由「遇擔禾者以草貫魚而過」的動態形象，組合為草、魚、禾的「蘇」姓；從大疫的預告到解方的應驗，顯示了凡民的願念。由「靈異甚多，俱不暇覽」之語，可知蘇仙橋的傳說透過地景的具現，逐漸積累靈力，也成為民間的寄託。³⁷ 從徐弘祖的纂錄碑文可探知他的身心感應，《徐霞客遊記》多次提到山靈與神明之力，或直言「山靈未獻此奇」：

³⁶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254-255。

³⁷ 林瑋嬪於《靈力具現：鄉村與都市中的民間宗教》指出靈力的文化象徵過程有著漢人的人觀與宇宙觀的基礎，透過「擬人化」與「地方化」形成重要的文化機制。見林瑋嬪，《靈力具現：鄉村與都市中的民間宗教》（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年），頁10。

又南一里，再下二峯，嶺忽亂石森列，片片若攢刀交戟，霧西攫其尖，風東搗其膊，人從其中溜足直下，強攀崖踞坐，益覺自豪。念前有路而忽無，既霧而復霧，欲下而轉上，皆山靈未獻此奇，故使浪遊之踪，迂迴其轍耳。既下石峯，坳中又得十字路，于是復西向下嶺，俱從濃霧中行矣。³⁸

或言「山靈罪我」，如：「(十八日)『此靈泉而以濯足；山靈罪我矣；請以佛氏懺法解之。如果神之所為，祈十步內痛止。』及十步而痛忽止。」再以「余行山中，不喜語怪」反襯山之靈。徐弘祖於回雁以貸金「請決於神」，「益欽服神鑒」，於曲靖求兆，得「貴人接引喜更新」吉兆，³⁹ 這些載記一方面看出記實的多元面貌，二方面也可看出科學實察的研究眼光之外，徐弘祖對於山靈之神秘力量的敬畏。

羅伯特·麥克法倫 (Robert Macfarlane) 曾指出「『幻覺』本身就是認識事物的方式」，並舉娜恩·雪柏德 (Nan Shepherd, 1893-1981) 在潮濕的天氣遠眺的經驗為例：「濕潤的空氣成為稜鏡，為她重新調整視角，帶來多元視野。」⁴⁰ 紀實是文章的經緯法度，修辭組織之技藝。演述日常之外，特殊事件的紀錄，如山靈之力，也是徐弘祖與自然對話的方式。而碑文與夾註的人物故事，「我」成為「我們」，⁴¹ 延伸了《徐霞客遊記》的視野。這些看似瑣碎，不夠有「生命感」的記

³⁸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180。

³⁹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696-697；〈楚遊日記〉，頁207；〈滇遊日記三〉，頁735。

⁴⁰ 羅伯特·麥克法倫，〈我走，故我在〉，見娜恩·雪柏德著，管嘯塵譯，《山之生》(臺北：新經典文化，2019年)，頁24。

⁴¹ 由於《徐霞客遊記》之成書之版本其一為季夢良抄錄，闕漏之處，季夢良輒為文補述。如：「自此至九月初八日紀俱缺。霞客自標簡端云：『在雜刻包根內。』遍搜遺帙，并無雜刻。計其時俱在南寧。嗟嗟！南寧一郡之名勝，霞客匝月之游踪，悉隨斷簡銷沉。繕寫至此，安得起九原而問之！夢良記。」於是，是書不僅是徐弘祖的行記，也留下抄寫者的聲音。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447。

寫（各類夾註及抄錄文字），顯示徐弘祖的現實關懷——包含記錄地方異事的興味，正是其體會地方，見證風土的展現，這也是《徐霞客遊記》在行旅動盪中直抒胸臆的書寫之外，另一種呈現生命書寫的方式。

四、冒險者的行動力

（一）為當下的生命定錨

徐弘祖對於遊有高度的執著與行動力，陳仁錫（1581-1636）〈跋黃道周七言古一首贈徐霞客後〉有言：「霞客遊甚奇，無如盤山一游。予歸自寧錦，憩山海。奇永平山水甚，駐釣臺，俯危石，一過崆峒訪道之處，有盤山焉，竟數日不能去。所見古松百株，半掛藤蘿，半星斗，疑野僧，疑詩鬼。歸示霞客，霞客踵及燕山，劍及雲中，無何而勇至。嗟乎！將吏如君，半肩行李，無疑，無怖，名王不足繫也！」⁴²因他人之語而劍及履及，陳仁錫稱之為「勇」——「無疑，無怖」，這就是一種遊的動能，情感的驅動力。陳函輝則以一事稱之：「予席上問霞客：『君曾一造雁山絕頂否？』霞客聽而色動。次日，天未曉，攜雙不借叩予臥榻外曰：『予且再往，歸當語卿。』過十日而霞客來，言：『吾已取問道，捫蘿上。上龍湫三十里，有宕焉，雁所家也。再攀磴往，上十數里，正德間白雲、雲外兩僧團瓢尚在。又復二十里許而立其巔，罡風逼人，有麋鹿數百羣，夜繞予宿。予三宿而始下山。』其果敢直前如此。」⁴³只因友人提問，立即登雁宕山，以體會登頂之

⁴² [明]陳仁錫，〈跋黃道周七言古一首贈徐霞客後〉，收入[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頁1162。原書「無何而勇至」作「無何而虜至」，而頁1300的校勘記指出「『虜』本作『勇』」，引文據此。

⁴³ [明]陳函輝，〈霞客徐先生墓志銘〉，收入[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頁1193-1194。

感。這裡表現了個人性情以及對山岳的情感；面對「多重現實」，展示了旅人主體的冒險動能。齊美爾（Georg Simmel, 1858-1918）指出，冒險是「從總體生命脈絡剔出一段經驗」；冒險是「內在的必然，以一種特定的形式囊括了意外的外部事物」；同時，「就冒險特有的性質和魅力來說，它是一種親歷的形式」。⁴⁴ 從這個角度來看待「霞客聽而色動」、「予且再往，歸當語卿」的行動，徐弘祖以親歷見證山岳的立體與抒情，透過山行探尋人生視野，冒險形成了生命的一種張力。

冒險之心是「對生命常規的違規衝動」，⁴⁵ 測試自己可以承受的界線何在，藉此可以看到探險者對於遊的執著與行動力。透過其第一人稱記述，既看到徐弘祖驚險的歷程，更看到他對險的探尋追逐。自言「嵩無奇，以無險耳」，⁴⁶ 對險境有種深刻的執念，日記中屢見「每念上既如此，下何以堪？終亦不顧。」⁴⁷「其時濃霧猶翳山半，余不顧，攀躋直上三里……」「即從溪南轉入山峽，一里，南上一嶺，曰車帶嶺，其嶺嶠而荒，行者俱為危言，余不顧。直上一里半……」⁴⁷

這種既決絕又略帶任性的「余不顧」，甚至「雖腹中餒甚，念此巖必不可失，益賈勇直前」，⁴⁸ 正呈現其旅人主體，如蘇格蘭作家娜恩·雪柏德的觀點：「身體在山野裡是十分危險的，但也是種獎勵，是無與倫比的感官體驗。」⁴⁹ 他寫到：「然巨松夾隴，翠蔭飛流，不復知有登陟之艱也。」⁴⁹「余謂此奇境不可失，乃循迴磴披石關而陟

⁴⁴ 以上引文，見齊美爾著，李屹譯，〈何謂冒險〉，收入詹偉雄選編，《攀登的奧義：從馬洛里、尼采到齊美爾的歐洲山岳思想選粹》，頁 234、222、230。

⁴⁵ 長篇敘事詩〈徐霞客〉的作者羅智成閱讀夏宇《備忘錄》後，認為夏宇展現了「對創作常規的違規衝動」。創造之心，不分古今。見羅智成，〈詩的邊界〉，見夏宇，《摩擦·無以名狀》（臺北：布丁紅公司，2017年），無頁碼。

⁴⁶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遊嵩山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42。

⁴⁷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遊黃山日記後〉，《徐霞客遊記》，頁 31；〈楚遊日記〉，頁 177、247。

⁴⁸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三〉，《徐霞客遊記》，頁 458。

⁴⁹ 羅伯特·麥克法倫，〈我走，故我在〉，見娜恩·雪柏德著，管嘯塵譯，《山之生》，頁 30。

之……恨不留被禿於此，倚崖而臥明月也。」「路宛轉峯罅，下瞰絕澗諸峯，在鐵船峯旁，俱從澗底轟聳直上，離立咫尺，爭雄競秀，而層烟疊翠，澄映四外；其下噴雪奔雷，騰空震盪，耳目為之狂喜！」⁵⁰ 另一方面，從「余不為阻」的話語，也看出徐弘祖與他人之不同，險境奇景對他而言有一種不可遏抑的驅動力。無論是物候：「雨意霏霏，不能阻余行色。」「余謝之曰：『行不容遲，雖雨不為阻也。』」或是實然的提醒：「神廟初，孤舟大師開山建刹，遂成叢林，今孤舟物故，兩年前虎從寺側攫一僧去，于是僧徒星散，豺虎晝行，山田盡蕪，佛宇空寂，人無入者。每從人問津，俱戒莫入。且霧露沉霾，莫為引導。余不為阻……」⁵¹ 然亦皆謂洞不可入，有虎狼，有妖祟，勸余由村後逾山西上……余不從。」⁵¹ 他反而以身體行動重新定義「險境」，境遠路迷，自言：「時嶺頭冰葉紛披，雖無徑路，余意即使路訛，可得石梁勝，亦不以為恨。」除了直述「不為阻」、「不能阻」，亦透過他人之言語，反襯其行動力。如〈楚遊日記〉所云：「途遇一人，持傘將遠出，見余問道，輒曰：『此路非多人不可入，余當返家，為君前驅。』余感其意，因隨至其家。其人為余覓三人，各持械，賚火冒雨入山。初隨溪口東入一里，望一小溪自西峽透隙出，石崖層互，外束如門。導者曰：『此虎窟也。從來燒採之夫，俱不敢入。』」⁵² 以他人之不敢入，反襯徐弘祖之勇魄，冒險之心造就了旅人的主體，牽引著旅程的行進。⁵³

⁵⁰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十二〉，《徐霞客遊記》，頁 1109、1093；〈遊廬山日記〉，頁 25。

⁵¹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 691；〈滇遊日記四〉，頁 766；〈楚遊日記〉，頁 173；〈滇遊日記四〉，頁 795。

⁵²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179、174。

⁵³ 筆者想引用歐特克·克提卡（Voytek Kurtyka）〈受苦的藝術〉所述，驗證徐弘祖的冒險之心與行動力：「登山家是創造的，不只是運動中的參與者而已。這創造性體現在攀登的風格、

徐弘祖的冒險本質就在尋路的過程中顯現。所謂探險，是指「出於某種目的，自願地、以陌生的方式到陌生的地方去旅行」。⁵⁴ 必須感受到自然給予的恐懼，才算真正進入山的世界。以下文為例，他總是走在他人提示危險的路徑，而（看似）輕易地完成攻頂。

僧言：「金華尚在東南，隔大脊一重，箐中無路上；東向直躡東崖，乃南趨逾頂而東下之。蓋東崖至是匪石而土，但峭削之極，直列如屏，其上為難。」余時已神往，即仍下玉皇閣，遂東向攀嶺上，時有游人在玉皇閣者，交呼「此處險極難階。」余不顧，愈上愈峻。二里，有路緣峯腰自南而北，擔者欲從北去，余強之南。半里，此路乃南通後嶺，非東南逾頂者，乃復東向躡峻，擔者屢後，呼之不至，余不復待，竭蹶上躋，一里餘，而東逾其脊。⁵⁵

從「不顧」、「強之」、「不復待」，即可知徐弘祖登頂的速度及決心，而從旁人的回應，如擔者「呼之不至」或是「時有游人在玉皇閣者，交呼『此處險極難階。』」的敘述，又反襯其行動之敏捷。可以看到徐弘祖對於路徑的判讀：「往返躑躅，茅深棘翳，遍索不前……時有平沙滌之，遂隨之行。或東或南，仰眺甚逼，而終絕路影。三里稍開，俯見滌沙之上，虎跡甚明，纍纍如初印。隨之……大道從此分歧：一自東南坡下而上，一向西北峯頂而趨，一從西南盤壑而行……余計上下二徑，其去人必遠，不若從盤壑者中行。於是又東南三里，遂墜坡

對未知領域的探索上，我深信『神秘』對登山而言是本質性的。當一個人置身於創造性的登山時，哪些事物向這個人開顯了，就會創造出山岳經驗的全新紐帶。」轉引自詹偉雄，〈在山間，一晤清洗靈魂的大神〉，見柏娜黛·麥當勞著，葉品岑譯，《自由的技藝：登山的受苦、涉險與自我塑造》（新北：大家出版，2022年），頁2。

⁵⁴ 戎小捷，《探險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年），頁52。

⁵⁵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七〉，《徐霞客遊記》，頁899-900。

而下，漸聞人聲。」⁵⁶ 而他自述在前進時的思索，如「忽見層崖之上，有洞東向，欲一登而不見其徑，欲捨之，又不能竟去」，⁵⁷ 描述自己的心態，則又真實若斯，如羅伯特·麥克法倫所述：「承擔風險本身就就有回報，這使得人的心中能常保『不停勃發的激動』。」⁵⁸

又如「(十五日)乃前趨過昨所望虎穴之上，此直康衢，非險道矣」，⁵⁹ 康衢與險道之分，必須全然憑藉自己的判讀，無法倚賴技術的力量。如非對自然地景有足夠的熱情，又如何能成為遊旅四方的奇士。他是個具備「問題意識」的行者，經常顯示著非前進不可的執拗，這種固執（堅持），反而帶有情感的動能，可以驅使讀者進入徐弘祖身臨的世界。譬如這段敘述：

（十二日）漸上二里，礪石高穹，滑不能上，乃從北崖轉陟箐中；崖根有小路，為密箐所翳，披之而行。又二里，聞人聲在絕壁下，乃樵者拾枯枝於此，捆縛將返，見余，言前已無路，不復可逾。余不信，更從叢篁中披陟而西上。其處竹形漸大，亦漸密，路斷無痕。余莽披之，去巾解服，攀竹為綆。⁶⁰

他人提及「前已無路」，他仍執意向前，見「路斷無痕」則「去巾解服，攀竹為綆」，這是他人難以企及的行動力。又如這段敘述：

（十一日）一人曰：「此路從峽南直上，乃樵道，無他奇。南峽中有古佛洞甚異，但懸崖絕隔，恐不能行，無引者亦不能識。」又一老人欣然曰：「君既萬里而來，不為險阻，余何難前導。」

⁵⁶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十〉，《徐霞客遊記》，頁 1005-1006。

⁵⁷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九〉，《徐霞客遊記》，頁 990。

⁵⁸ 羅伯特·麥克法倫著，林建興譯，〈追逐恐懼〉，《心向群山：人類如何從畏懼高山，走到迷戀登山》（新北：大家出版，2019年），頁 107。

⁵⁹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七〉，《徐霞客遊記》，頁 900。

⁶⁰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八〉，《徐霞客遊記》，頁 927。

余乃解長衣併所折蛺蝶枝，負之行……於是緣峽上西行，上下皆危崖絕壁，積雪皚皚，當石崖間，旭日映之，光艷奪目。⁶¹

一聽到「甚異」，就引發徐弘祖好奇領異的行動力。如同上清潭之探險所述，「土人曰：『絡絲潭北有上清潭，其門甚隘，水由中出，人不能入，入即有奇勝。此洞與麻葉洞俱神龍蟄處，非惟難入，亦不敢入也。』余聞之，益喜甚。」⁶² 然而，他並不只是冒險心態的滿足，在危絕的崖壁間，他是能領會，能感受旭日映射皚皚白雪的光亮的自然之美。譬如：「夜同巢阿出寺，徘徊塔下，踞橋而坐，松陰塔影，隱現於雪痕月色之間，令人神思悄然。」或是：「復西半里，其水搗峽瀉石間，石色光膩，文理燦然，頗饒煙雲之致。」雪痕與月色，松陰與塔影，石色如煙雲，亦有令人低迴之處。又如：「(二十三日)五里之雲梯杳藹，[自大寺來，約有五里。]千秋之鶴影縱橫，非有棲霞餐液之緣，誰得而至哉！時已過午，中有雲寮，縮鑰已久，竈無宿火，囊乏黃粱，無從掃葉煮泉，惟是倚筇臥石，隨枕上之自寐自醒，看下界之雲來雲去。」⁶³ 在追求置身危險中的巔峰經驗之外，以雲來雲去與自寐自醒的抒情體會，呈現了人在山林的流動與彈性。一如論者所述山岳文學的三個層次，最美的境界是在山岳的壯美中沉澱思緒。⁶⁴

⁶¹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八〉，《徐霞客遊記》，頁922。

⁶²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183。

⁶³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八〉，《徐霞客遊記》，頁924、925；〈粵西遊日記二〉，頁408。

⁶⁴ 詹偉雄，〈登山與現代——meters 書系總序〉，見柏娜黛·麥當勞著，劉麗真譯，《攀向自由：波蘭冰峰戰士們的一頁鐵血史詩》（臺北：臉譜出版，2020年），頁10。必須補充說明的是，筆者引用域外的山岳書寫，並非突顯「登頂」或描述山岳，而在於登山者的內在精神與冒險行動是彼此可以對話之處。徐弘祖之遊，除山岳之外，尚有瀑布、溪水、巖洞、石壁等之敘述，如審查人所提示〈閩遊日記〉之敘述：「十七日 水漲數丈，同舟俱閣不行。上午得三板舟，附之行。四十里，太平驛，四十里，大橫驛，過如飛鳥。三十里，黯淡灘，水勢奔湧。余昔遊鯉湖過此，但見穹石巉峙，舟穿其間，初不調險；今則白波山立，石悉沒形，險倍昔時。」尚有〈楚遊日記〉之麻葉洞：「至此石幻異形，膚理頓換，片竅俱靈」，〈黔遊日記一〉

作為一個有高度自覺的山岳行動者，如何書寫「凭無所凭，御無所御」躡險之情境？⁶⁵「日記」之特色在於以第一人稱敘述貼身敘述自我行動與心態，而山岳登臨之危機在一瞬之間，書寫往往是後見之明。徐弘祖並非莽撞的山林征服者，以下文為例，呈現了他的躊躇與決斷。如下所述：

已而山愈高，脊愈狹，兩邊夾立，如行刀背；又石片稜稜怒起，每過一脊，即一峭峯，皆從刀劍隙中攀援而上；如是者三，但見境不容足，安能容湖？既而高峯盡處，一石如劈；向懼石鋒撩人，至是且無鋒置足矣。躊躇崖上，不敢復向故道，俯瞰南面石壁下有一級，遂脫奴足布四條，懸崖垂空，先下一奴，余次從之，意可得攀援之路。及下，僅容足，無餘地；望巖下斗深百丈，欲謀復上，而上巖亦嵌空三丈餘，不能飛陟。持布上試，布為突石所勒，忽中斷；復續懸之，竭力騰挽，得復登上巖。⁶⁶

冒險是他的心靈基因，「恐懼中埋藏著歡暢」。⁶⁷在陡峭山形、難以進入的艱困中，在「無餘地」的逼仄間破解懸崖的密碼，克服「懼一躊躇—不敢」的情緒，完成「登」的歷程。他以身體丈量世界，在可控制性的危險中前進，不讓內在的心志遊移，織繪「生命地理學」的場

言黃果樹瀑布：「水由葉上漫頂而下，如鮫綉萬幅，橫罩門外，直下者不可以丈數計，搗珠崩玉，飛沫反湧，如煙霧騰空，勢甚雄厲」，皆有可觀之處。以上日記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閩遊日記前〉，《徐霞客遊記》，頁 56；〈楚遊日記〉，頁 185；〈黔遊日記一〉，頁 651。

⁶⁵ 徐弘祖有言：「足之力半寄於手，手之力亦半無所寄，所謂凭虛御風，而實凭無所凭，御無所御也。」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十三〉，《徐霞客遊記》，頁 1120。

⁶⁶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遊雁宕山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9。

⁶⁷ 羅伯特·麥克法倫著，林建興譯，〈追逐恐懼〉，《心向群山：人類如何從畏懼高山，走到迷戀登山》，頁 110。

景。

(二) 危機時刻的抉擇、感知與情緒

《徐霞客遊記》中多可見其登臨險境之敘述，如登雞足山：「屢懸峻梯空，從崖石間作猿猴升」，「兩崖逼束而下墜甚峻」。⁶⁸ 在文本中徐弘祖屢屢寫及他如何「進入」或「介入」空間現場。纂錄原文如下：

天色霽甚，晨餐後仍向東行。一里，出山口，支峯兀立處，其上有庵，草翳無人，非觀音巖也。從庵左先循其上崖而東，崖危草沒，靜聞不能從，令守行囊於石畔。余攀隙披窾而入，轉崖之東，則兩壁裂而成門，內裁一綫剖，宛轉嵌漏。其內上夾參九天，或合或離，俱不過咫尺，下夾墜九淵，或乾或水，俱凭臨數丈。夾半兩崖，俱有痕踐足而入，肩倚隔崖，足踐線痕，手攀石窾，無隕墜之慮。⁶⁹

徐弘祖以個人身體之行動，去探勘陌生的空間。或於危崖草浪中，「攀隙披窾而入」，在岩壁的裂縫中，他「手攀」、「肩倚」、「足踐」，在壁裂、崖痕、石窾的縫隙中，他以身為度，「無隕墜之慮」。從攀、踐、倚的動作趨向，即可感知他身體知覺的專注與力度。

在《徐霞客遊記》文中，關於身體行動的記寫，或因拓碑，如「始攀隙而登，上有臺址，拂崖讀記，則怡雲亭之廢跡也。」⁷⁰「先，余一入洞，即採嫩松拭兩崖，開蘚剔翳，而古刻露焉。字盡得松膏之潤，如摹搨者然，雖蝕亦漸可辨……」⁷¹「入洞更採葉拂崖，觀劉誼〈曾公巖

⁶⁸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五〉，《徐霞客遊記》，頁825-826、828。

⁶⁹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一〉，《徐霞客遊記》，頁283-284。

記〉及陳倩等詩已，乃濯足澗水中……」「瞻右崖有題，亟以松枝磨拭之，則宋紹興甲戌七月望呂愿忠題中隱山〈呂公洞詩〉也。」或尋洞，如訪龍洞「洞既束肩，石復當胸，無可攀踐，逾之甚艱……入時自上懸身而墜，其勢猶順，出則自下側身以透，胸與背既貼切於兩壁，而膝復不能屈伸，石質刺膚，前後莫可懸接……」或尋景，如「望兩崖斷處，中垂草莽者千尺，為登頂問道，遂解衣攀躡而登。二里，出危崖上，仰眺絕頂，猶傑然天半，而滿山短樹蒙密，槎枒枯竹，但能夠衣刺領，攀踐輒斷折，用力雖勤，若墮洪濤，汨汨不能出。余益鼓勇上，久之棘盡，始登其頂。」⁷⁰ 畢竟，山嶺之登臨就是身體的行動，很難具體測量征服的難度。

此外，徐弘祖具備旅行及書寫意識，他理解自己是個外來者，必須徵詢引導者的意見；同時，他也意識到自己處於「被觀看」的情態：

導者乃取樵後峽去，余乃仍循崖東下。三里，當南崖之口，路將轉北，見其側亦有小岐，東向草石間，可免北行之迂，乃隨之下，其下甚峻，路屢斷屢續。東下三里，乃折而南，又平下三里，乃及麓，渡東出之澗。澗南有巨石高穹，牧者多踞其上，見余自北崖下，爭覘眺之，不知為何許人也。⁷¹

選擇險路，而看到牧者「爭覘眺之，不知為何許人」，其實也有種自得之意。而險路之「險」，就在於高度的反差與對照。從以下的敘述可得知一二。「半里，見有兩三家倚南坡，而廬下頗有小流東向而墜；而路出其西北，莫可問為何所。已而遇一人，執而詢之。其人曰：『雅烏山村也。』亟馳去，後乃知此為畏途，行者俱不敢停趾，而余貿貿

⁷⁰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一〉，《徐霞客遊記》，頁 311、313、344、315；〈閩遊日記後〉，頁 63；〈遊恆山日記〉，頁 89-91。

⁷¹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八〉，《徐霞客遊記》，頁 923-924。

焉自適也。」⁷²至此，或以為徐弘祖有自詡之情，續讀，才發現處境的艱險，這自是日記寫作的敘事特徵。

忽見層崖之上，有洞東向，欲一登而不見其徑，欲捨之，又不能竟去，遂令顧僕停行李，守木膽於路側，余竟仰攀而上。其上甚削，半里之後，土削不能受足，以指攀草根而登。已而草根亦不能受指，幸而及石，然石亦不堅，踐之輒隕，攀之亦隕，間得一少粘者，綑足掛指，如平帖於壁，不容移一步，欲上既無援，欲下亦無地；生平所歷危境，無逾於此。蓋峭壁有之，無此蘇土；流土有之，無此蘇石。久之，先試得其兩手兩足四處不摧之石，然後懸空移一手，隨懸空移一足，一手足牢，然後懸空又移一手足，幸石不墜；又手足無力欲自墜，久之，幸攀而上，又橫帖而南過，共半里，乃抵其北崖，稍循而下墜，始南轉入洞……半里，其下亦俱懸崖無路，然皆草根懸綴，遂坐而下墜，以雙足向前，兩手反而後揣草根，略逗其投空之勢，順之一里下，乃及其麓，與顧僕見，若更生也。⁷³

何以「生平所歷危境，無逾於此」？首先，是他向來的心態：「欲捨之，又不能竟去」，山林對於徐弘祖而言，是種難述的魔法。而所歷險境是「其上無援，其下無地」，全然地以自己的指、趾、手、足去對應峭壁懸崖。移動的方式是攀一貼一移一循而下墜一坐而下墜，末了以「投空之勢」揣草根而下。連續的「幸石不墜」、「幸攀而上」有種生死以之的氣勢，也點出了身臨險境除了個人的膽識及敏捷的回應之外，需要某種機遇才能險中求生，毋怪徐弘祖有「若更生也」之嘆。如《探險論》一書所述，「恰恰是因為探險活動存在著這種『不可預測性和不確定性』，也就是存在著巨大的『運氣』因素，它才正是考

⁷²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九〉，《徐霞客遊記》，頁989。

⁷³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九〉，《徐霞客遊記》，頁990-991。

驗探險家勇氣的地方……正是因為探險中有巨大的運氣因素存在，探險活動才有了它所獨具的巨大魅力」。⁷⁴

以細膩的文字寫出行旅經歷的現場感如：「乃攀枝橫跌，跌一重復更一枝，幸枝稠箐密，不知倒空之險，如是一里，如蹈碧海，茫無涯際。」⁷⁵ 攀跌倒空，竟有「如蹈碧海，茫無涯際」的形容。再如下文所述：「潭廣二丈餘，波光瑩映，不覺其深，而突崖之槽，為水所汨，高雖丈餘，膩滑不可着足。時余狎之，不覺見二僧已逾上崖，而何父子欲從澗北上，余獨在潭上覓路不得。遂躡峯槽，與水爭道，為石滑足，與水俱下，傾注潭中，水及其項。亟躍而出，踞石絞衣，攀北崖登其上，下瞰余失足之槽，雖高丈餘，其上槽道，曲折如削，膩滑尤甚。」⁷⁶ 失足滑落水潭，潭水及頸，他還能一躍而起，還檢視自己失足之地勢。⁷⁷ 具有冒險能動力的旅人主體並非衝動前行，面對無能掌控的空間尺度，日記中呈現的畏懼惶恐的情緒，突顯紀實書寫的細節與張力。⁷⁸ 以下文為例：

又從脊西向行，於是脊兩旁皆深墜成南北壑。壑蟠空於下，脊端突起於外，西接橫互之界，樹叢石錯，風影颯颯動人，疑是畏途。時肩擔者以陟峻難前，願僕以體弱不進，余隨諸僧後，

⁷⁴ 戎小捷，《探險論》，頁 94。

⁷⁵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七〉，《徐霞客遊記》，頁 900。

⁷⁶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八〉，《徐霞客遊記》，頁 925。

⁷⁷ 在這種危急時刻，又能看到潭景湖光之麗：「再踰西崖，下觀其內，有潭方廣各二丈餘，其色純綠，漾光浮黛，照耀崖谷，午日射其中，金碧交蕩，光怪得未曾有。」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八〉，《徐霞客遊記》，頁 925。

⁷⁸ 徐弘祖在《徐霞客遊記》中所表現的情緒是多樣的，煩厭如：「三十日 余在唐寓，因連日炎威午燥，雨陣時沛，既倦山陟，復厭市行。」懼畏如：「時方下午，以擔不能前，遂止。見邸榻旁有臥而呻吟者，乃適往前途，為劫盜所傷，還臥於此；被劫之處，去此纔六里。乃日纔過午，而盜即縱橫，可畏也。」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一〉，《徐霞客遊記》，頁 341；〈滇遊日記十〉，頁 1015-1016。

屢求其待之與俱，每至一嶺，輒坐待久之。比至，諸僧復前，彼二人復後。余心惴惴，既恐二人之久遲於後，又恐諸僧之速去於前，屢前留之，又後促之，不勝惶迫，愈覺其上不已也。⁷⁹

從「疑是」—「心惴惴」—「屢前留之」—「又後促之」，(彷彿)如實傳達人在畏途的情緒起伏。或許我們可以說，徐弘祖追求的是一種「具『過程』」性的心理感受，也就是說，它必得是一種快樂與痛苦同時、且持續交融作用的感受過程，需要的是心靈透過正負情愫不斷地交融洗滌與磨練，才得以有所滋養與育成的。⁸⁰ 這正是登山者強韌的內心質地。一如齊美爾在〈何謂冒險〉所述：「冒險容或孤立於生命中的其他事件，容或有偶然的成分，卻具備涵納必然性和意義的器量。」⁸¹ 對他而言，冒險彷彿是他生命脈絡的結構，其所經歷的奇險卻與日常的紀實有著互為表裡，相互依存的關係。攀登山岳的奇險與危殆的日常生活對照，正可看出生命書寫的意涵。以下將從其行旅中的現實處境、生計策略、人我關係等面向，探討行旅中的日常「奇險」。

五、倫理情境與人我關係

(一) 行旅歷程與生計策略

學者已然指出旅行 (travel) 一詞源自中世紀英文「travelen」，與現代法文「travail」同源，意指因身分需要而移動各地的勞動。⁸² 旅

⁷⁹ [明] 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五〉，《徐霞客遊記》，頁 807。

⁸⁰ 葉啟政，〈當下此刻此在的永恆幸福〉，《台灣社會學會通訊》第 88 期 (2018 年 8 月)，頁 79。

⁸¹ 齊美爾著，李屹譯，〈何謂冒險〉，收入詹偉雄選編，《攀登的奧義：從馬洛里、尼采到齊美爾的歐洲山岳思想選粹》，頁 220。

⁸² 蘇碩斌，〈旅行文學之誕生：試論台灣現代觀光社會的觀看與表達〉，《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9 期 (2014 年 10 月)，頁 264。

行並不浪漫，尤其徐弘祖的行旅經常受苦磨難，類似今日之「窮旅行」。書中展示的生活日常，觸及了現實生活，《徐霞客遊記》中多得見居住環境之困窘。如：「(都結)州室與聚落俱倚南山，向北，有小水經其前東注，宅無垣牆，廨亦隕圮。鋪司穉甚，竟不承應，無夫無供，蓋宛然一夜郎矣。〔州官農姓。〕是日為余生辰，乃所遇舊州夫既惡劣，而晚抵鋪司復然，何觸處皆窮也。」又如：「營中茅舍如蝸，上漏下濕，人畜雜處。其人猶沾沾謂予：『公貴人，使不遇余輩，而前無可託宿，奈何？雖營房卑隘，猶勝彞居十倍也。』余頷之。索水炊粥；峯頭水甚艱，以一掬濯足而已。」⁸³ 衣食住行是生活日常，書中傳述一己之窘迫，直面現實處境，以尋覓住居為例，即可見人我關係的圖像。

社會學者曾指出：「內群與外群之間、『我們』與『他們』之間的邊界，是人類最不惜餘力防守，而且消耗了最多注意力的區隔。」⁸⁴ 觀察徐弘祖的行旅，經常要仰賴陌生人之協助與善意。例舉如後：「夾溪四五家，俱環堵離立，欲投託宿，各以新歲宴客辭。方徘徊路旁，有人一羣，從東村過西家，正所宴客也。中一少年，見余無宿處，親從各家為覓所棲，乃引至東村宴過者，〔唐姓家。〕得留止焉。」「予方徬徨路口，有儒服者過而問曰：『君豈南都人耶？余亦將南往留都，豈可使賢者露處於我土地！』」⁸⁵ 然而，運用禁止入內的方式，使用控制空間的權力，也是人類面對陌生人的自我保護狀態。⁸⁶ 如：「(木角)村在白石山之北麓，去山尚十里。日有餘照而山雨復來，謀止宿

⁸³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三〉，《徐霞客遊記》，頁 517；〈滇遊日記二〉，頁 696。

⁸⁴ 齊格蒙·鮑曼著，朱道凱譯，〈陌生人〉，《社會學動動腦》(臺北：群學出版公司，2002年)，頁 66。

⁸⁵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江右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165、158。

⁸⁶ 齊格蒙·鮑曼著，朱道凱譯，〈陌生人〉，《社會學動動腦》，頁 74-75。

其處而村人無納者。〔村楊姓，俱閉門避客。〕」「曲折四里，有數家倚溪北岸，是為三家村。投宿不納。蓋是時新聞阿迷不順，省中戒嚴，故昆明各村，俱以小路不便居停為辭。」⁸⁷ 而徐弘祖面對陌生人的排他現象，前者他坐在春舍間，「徘徊抵暮，坐春舍間，擬度其夜。既而一春傍主人啟扉納焉，為之晚炊而宿。」後者則是：「余強主一家，久之，乃為篝火炊粥，啟戶就榻焉。」⁸⁸ 以「強主之」的方式獲取一夜安適，他人則淡漠以對：「皆辭不納，以非大路故，亦昆明之習俗也。最後入一老人家，強主之，竟不為覓米而炊。」⁸⁹ 亦有「意雖愛客，而室甚卑隘」，⁹⁰ 就其所述，甚至有「黑暗如獄」之形容：

及登之，則穢臭不可嚮邇，皆其畜埽之所，而容身之地，面牆環堵，黑暗如獄矣。時余衣甚濕，日且就昏，其南房方聚眾作法，拒客不納，北房亦尤而效之，求一臥不可得。彷徨既久，寒冽殊甚，強索臥石龕之間。令僮以所賣米具就炊，始辭無薪，既以細米易而成粥，竟不見粒米也。⁹¹

這些現實的紀錄，也是壯遊生活的一部分。不厭瑣屑地記錄暫居空間，也是一種指認與標記，確認自己與外界的關聯。另一方面，書中不時可見行旅中透過鄉誼、友倫的深情厚意。在雲南，除了木增、唐泰（1593-1673），還有馬元康（?-?）的厚待：「元康一見即諦視曰：『即徐先生耶？』問何以知之。曰：『吾弟言之，余望之久矣。』蓋元中應試省中，先以書囑元康者，乃瑪瑙山而非九隆後之馬家莊也。元

⁸⁷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406；〈滇遊日記三〉，頁754-755。

⁸⁸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406；〈滇遊日記三〉，頁755。

⁸⁹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四〉，《徐霞客遊記》，頁795。

⁹⁰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249。

⁹¹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江右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125。

康即為投轄，割雞為黍，見其二子。深山杳藹之中，疑無人跡，而有此知己，如遇仙矣！」⁹² 生活的片斷也是另一種自畫像，看見不同情境的自我。人際關係與人情網絡的巨大對照，顯映行旅者的社會角色。

旅途中如何謀生？如何維持生存之所需？《徐霞客遊記》一書直面「謀生」這現實的課題，多次記寫絕糧，也記錄其四處尋求資助之歷程。或以文謀生，代人撰文；或以物易物，尋求友人濟助。《徐霞客遊記》意不在突顯旅行者之貧困之物質生活，而是藉此看到徐弘祖與友人、陌生人之互動，展示其倫理情境以及地域空間與行旅經驗叩連出的關係之網。

以下先以楚遊遭盜後的敘述為例，由於是一連續的過程，為便於說明，敘述如下：

（丁丑〔1637〕二月）十三日 味爽登涯，計無所之。思金祥甫為他鄉故知，投之或可強留，候鐵樓門開，乃入。急趨祥甫寓，告以遇盜始末，祥甫愴然。初欲假數十金於藩府，託祥甫擔當，隨託祥甫歸家取還，而余輩仍了西方大願。祥甫謂藩府無銀可借，詢余若歸故鄉，為別措以備衣裝。余念遇難輒返，覓資重來，妻孥必無放行之理，不欲變余去志，仍求祥甫曲濟，祥甫唯唯。……

十六日 金為投揭內司，約二十二始會眾議助。初，祥甫謂己不能貸，欲遍求眾內司共濟，余頗難之。靜聞謂彼久欲置四十

⁹²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十一〉，《徐霞客遊記》，頁1042。徐弘祖並非孤獨的山岳行旅者，就其所述，多有與友相遇的怡悅歡喜。如馬元康：「余聞之，既喜此中之多奇，又喜元康之能悉其奇，而余之得聞此奇也。地主山靈，一時濟美，中夜喜而不寐！」又如史君：「史君謂生平好搜訪山脈，每被人哂，不敢語人，邂逅遇余，其心大快。然余亦搜訪此脊幾四十年，至此而後盡，又至此而後遇一同心者，亦奇矣。夜月甚明，碧宇如洗，心骨俱徹！」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十一〉，《徐霞客遊記》，頁1044；〈滇遊日記十三〉，頁1119。

八願齋僧田於常住，今得眾濟，即貸余為西遊資。俟余歸，照所濟之數為彼置田於寺，仍以所施諸人名立石，極為兩便。余不得已聽之。……

二十六日 金祥甫初為予措資，展轉不就。是日忽闖一會，得百餘金，予在寓知之，金難再辭，許假二十金，予以田租二十畝立券付之。……

(三月)初二日 乃促得金祥甫銀，仍封置金寓，以少資隨身，劉許為轉借，期以今日，復不能得。予往別，且坐候之，遂不及下舟。

初三日 早出柴埠門登舟，劉明宇先以錢二千并絹布付靜聞，更以糕果追予於南關外。⁹³

尋求濟助的歷程展現了情緒的糾結與辯證。先是求助同鄉人金祥甫(?-?)，而金祥甫起初只願意借給徐弘祖返鄉之旅費，直到靜聞(?-1637)提出另一方案，才有旅資。索求的過程如上述，真正取得旅資，還要到四月十八、十九日。⁹⁴ 在這段等待過程中，他只能以物易物而維持生活所需：「時余蔬米俱盡，而囊無一文……以劉君所惠紬一方，就村婦易米四筒。」⁹⁵ 在滇地石房洞，則是錢財掉落，也是以紬裙換米：「先是，余止存青蚨三十文，攜之袖中，計不能為界頭返城之用，然猶可糴米為一日供；迨石房洞扒山，手足無主，竟不知拋墮何所。至是手無一文，乃以褶襪裙三事，懸於寓外，冀售其一，以為行資。久之，一人以二百餘文買紬裙去。」從「余欣然沽酒市肉，

⁹³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204-209。

⁹⁴ 索求旅資的過程又牽涉與靜聞之間的互動。如：「(四月十七日)以靜聞久留而不亟於從事，不免徵色發聲焉……(十八日)姑令靜聞明晨往促而已……(十九日)既昏，則靜聞同祥甫賚王所助遊資來，共十四金。」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260。

⁹⁵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258。

令顧僕烹於寓」之反應，可見他對此種處境的坦然自處。⁹⁶ 雖然楚遊籌資的過程充滿波折，但由於陳繼儒與其交誼，為其引薦麗江知府木增及唐泰等人，雖遇盜而書信無存，唐泰等人早已耳聞其名，並予以濟助，徐弘祖於是以下之語：「始知眉公用情周摯，非世誼所及矣。大來雖貧，能不負眉公厚意，因友及友。余之窮而獲濟，出於望外如此。」⁹⁷ 相對於嵩明州之遭遇：「(二十七日)二倅皆南都人，余故以書為庚癸呼，乃張之扞戾乃爾，始悔彈鋏操竿之拙也。」⁹⁸ 友人為其輾轉請託：「初五日 方生為余作永昌潘氏父子書、騰越潘秀才書，又為余求許郡尊轉作書通李永昌，又為余求范復蘇轉作書通楊賓川。憐余無貲，其展轉為余謀，勝余自為謀也。」⁹⁹

徐弘祖不憚其煩地記寫籌資、借旅費的各種過程，直面個人經濟的匱乏，透過瑣碎的人名與金額款項紀錄，也看見他對於遊旅的堅持與韌性。

(二) 惡與病的人性考驗

楚遊遇盜是徐弘祖行旅中巨大的挫折，¹⁰⁰ 徐弘祖面對的是人與「此刻」的縮結，各種意志選擇決定的結果，在旅行危機之中勾勒了自我的生命地形圖。從徐弘祖聽聞岸上啼號聲「眾舟寂然，皆不敢問。余聞之，不能寐。枕上方作詩憐之」，到靜聞「心不能忍」而涉水登

⁹⁶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九〉，《徐霞客遊記》，頁 992。

⁹⁷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四〉，《徐霞客遊記》，頁 763-764。

⁹⁸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三〉，《徐霞客遊記》，頁 748。

⁹⁹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四〉，《徐霞客遊記》，頁 787-788。「方生為余作永昌潘氏父子書騰越潘秀才書」一句原書無頓號、逗號，以意增。

¹⁰⁰ 如果從敘事弧的角度來看，在崇禎九年（1636）〈江右遊日記〉「(十月十七日)然聞其地多盜，月中見有揭而涉溪者，不能無戒心」已是預告。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江右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113。

岸；乃至於盜匪「喊殺入舟」，「靜聞顧僕與艾、石主僕，或赤身，或擁被，俱逼聚一處。賊前從中艙後破後門，前後刀戟亂戳，無不以赤體受之者」。¹⁰¹ 遭逢厄難，行囊遭劫。有協助者如戴明凡（?-?）：「鄰舟客戴姓者，甚憐余，從身分裏衣、單褲各一以畀余。余周身無一物，摸髻中猶存銀耳挖一事，遂以酬之，匆匆問其姓名而別。時顧僕赤身無蔽，余乃以所畀褲與之，而自着其裏衣，然僅及腰而止。」¹⁰² 或求告無門，遭人誤會：「石遂大詬靜聞，謂『眾人疑爾登涯引盜。汝真不良，欲掩我之篋。』不知靜聞為彼冒刃、冒寒、冒火、冒水守護此篋，以待主者，彼不為德，而反詬之。盜猶憐僧，彼更勝盜哉矣，人之無良如此！」¹⁰³ 這段歷程所遭遇的人性之傷，從列舉失物，可以看出徐弘祖最著意的物件與情誼所繫：

此廂中有眉公與麗江木公敘稿，及弘辨、安仁諸書、與蒼梧道顧東曙輩家書，共數十通，又有張公宗璉所著《南程續記》，乃宣德初張侯特使廣東時手書，其族人珍藏二百餘年，予苦求得之。外以莊定山、陳白沙字裹之，亦置書中。靜聞不及知，亦不暇乞，俱為攜去，不知棄置何所，真可惜也。又取余皮掛廂，中有家藏《晴山帖》六本，鐵針、錫瓶、陳用卿壺，俱重物，盜入手不開，亟取袋中。破予大筭，取果餅俱投舡底，而曹能始《名勝志》三本、《雲南志》四本及《遊紀》合刻十本

¹⁰¹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200-201。

¹⁰²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202。徐弘祖屢屢憾記遇劫解衣之惠，數度親訪致謝：「初八日 飯後余驟疾，呻吟不已。六十里至白水驛。初擬登訪戴宇完，謝其遇劫時解衣救凍之惠，至是竟不能登。」「既泊，上覓戴明凡家，謝其解衣救難之惠，而明凡往永不值。」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210、264。

¹⁰³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204。

俱焚訖。其艾艙諸物，亦多焚棄。¹⁰⁴

而遭劫數人的狼狽，「時同登者余及顧僕，石與艾僕并二徽客，共六人一行，俱若囚鬼。曉風砭骨，砂礫裂足，行不能前，止不能已」，「上下諸舟，見諸人形狀，俱不肯渡，哀號再三，無有信者。艾僕隔江呼其主，余隔江呼靜聞，徽人亦呼其侶，各各相呼，無一能應」，異地相呼，以音聲相應確認個人的存在。結果「獨艾行可竟無蹤跡」，「迨下午，不得艾消息」，稍後「余同石、曾、艾僕亦得土人舟同還衡州。余意猶妄意艾先歸也」，「艾使先返，問艾竟杳然也」。¹⁰⁵ 直至聽聞艾行可（?-1637）之歿，徐弘祖誦詩「同是天涯遇難人，一生何堪對一死」，¹⁰⁶ 並欲以《楚辭》為其招魂：「初四日 平明行，風暫止，夙雨霏霏。下午，過汊江，抵雲集潭，去予昔日被難處不遠，而雲集則艾行可沉汨之所也。風雨淒其，光景頓別，欲為《楚辭》招之，黯不成聲。」¹⁰⁷

在這些連續推進的情節敘述中更能體切感受生命的脆弱。然而，遭盜後依然賞花，又是另一種境地。遭盜是真實的，自然之美更是真實的；遭盜後十日在殷紅與團翠之間，細品花之形色，與前述之盜殺掠奪恰好成為對比。如下所述：

（二十日）途中見折寶株茶，花大瓣密，其紅映日。又見折千葉緋桃，含苞甚大，皆桃花冲物也，擬往觀之。……

（二十二日）過綠竹園。桃花歷亂，柳色依然，不覺有去住之感。入看瑞光不值，與其徒入桂花園，則寶株盛開，花大如盤，殷紅密瓣，萬朵浮團翠之上，真一大觀。徜徉久之，不復知身

¹⁰⁴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203-204。

¹⁰⁵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202-203。

¹⁰⁶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207。

¹⁰⁷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209。

在患難中也。¹⁰⁸

如果說楚遊遇盜是親歷了旅程的意外以及感知死亡的重量，王貴（？-？）與旅店主人符心華（？-？）的盜取遊資，則又是另一種人性的試煉。景況敘述如下：

十九日 昧爽，促苗起作飯。忽擔人亦呼之，余心以為異，謂從來懶不肯起，今何以人呼亦呼也。蓋此人名王貴，為靖州太陽坪人。先自三里抵藍澗，彼同數人自後尾至，告曰：「余儕欲往慶遠，苦此路不通，迂路又太遠，聞參府以兵送行，故特來附帶。」余納而憐之，途中即以供應共給之。及抵慶遠，彼已去，及遊南山復遇之。遂日日來候余，願隨往滇中。余思自慶抵南丹，有夫可送，至貴州界，恐無負擔，欲納其一人。因與之約曰：「余此地尚無所用汝，然既隨余，亦每日予工價一分。若遇負擔處，每日與工價三分半。」彼欲以二人從。後聞其儕在南山洞中，以絮塞牧牛童子口，余心疑之。而王貴來言，誘童子非伊，乃同行者，彼已另居於慶。已請獨從，後至麻哈，遂漸傲慢，以橈傷予足。及抵貴州，見余欲另覓夫，復作悔過狀。甚堪憐，余復用之。至是早起，忽不見，觀余所藏路費，亦竟竊之去矣。自余行蠻洞中，以數金藏鹽筒中，不意日久為彼所窺；乃不失於蠻煙虺毒之區，而失之就坦遵途之日，徒有悵悵而已。¹⁰⁹

在王貴積極尋求之下與徐弘祖成為主僕，但在行路過程中，已然發現此人非善類。徐弘祖出自同情心，讓王貴成為擔夫之一，然「以橈傷予足」，又求取諒解；其後又盜走路費。文中出現「納而憐之」、「甚

¹⁰⁸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 205-206。

¹⁰⁹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黔遊日記一〉，《徐霞客遊記》，頁 643-644。

堪憐」，足見其看待僕役的角度是寬厚的。雖「心疑之」，路費仍遭竊，「徒有悵悵」之語，足見其無奈。又如〈黔遊日記二〉所言：

余所遇惡人，如衡陽劫盜，狗場拐徒，併此寓竊錢去者，共三番矣。此寓所竊，初疑為騎夫，後乃知為符主（案：符心華）也。人之無良如此！¹¹⁰

徐弘祖的自述，有「人之無良」的憤慨，亦有「徒有悵悵」的惘然。對他人判斷的失準若視為田野故事，或許可以看見旅途中的人我互動，如何交織著關係之網。遭竊的感懷：「窮途之中，屢遭拐竊，其何堪乎！」與倖免於難的話語：「余以萬里一身，脫其虎口，亦幸矣！」都是直抒胸臆的真實情緒；¹¹¹ 一再出現的「人之無良如此」，則是旅途中哀感的「天問」。

在山林間，徐弘祖見病夫「蠕蠕不能屈伸」，感嘆：「荒谷斷崖，樵牧不至，而斯人託命於此，可哀亦可敬也。」¹¹² 面對生命終站之前的個體型態，對山林之間的無名者，以「可哀亦可敬」繪述生命經驗的邊界。同行友人靜聞故去的歷程，則有許多值得思索之處。其間有情緒的流動，如「靜聞雖病，何愚至此」的惋嘆，¹¹³ 有對靜聞病中處境的描寫：「（六月十六日）急趨天妃視靜聞，則形變語譫，盡失常度……顧僕返，知服益元後，病勢少殺矣。」「（八月十七日）靜聞以病後成痢，堅守夙戒，恐汗穢江流，任其積垢遍體，遺臭滿艙，不一

¹¹⁰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黔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 675。

¹¹¹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黔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 669、675。

¹¹²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 397。

¹¹³ 具體事由如下：「（十四日）蓋輿人以牛車代輿，而車不渡江，止以一人隨攜行李，而又欲重索靜聞之資，惟恐與余遇，故迂歷城外荒廟中，竟以囊被詒僧抵錢付去。靜聞雖病，何愚至此！」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 367。

浣濯。一舟交垢而不之顧。」¹¹⁴ 亦有兩人爭執的敘寫：「(六月十八日)靜聞病雖少痊，而形神猶非故吾也。余初意欲畀錢廟僧，令買綠豆雜米作糜，以芽菜鮮姜為供；問前所畀，竟不買米，俱市粉餅食。余恐蹈前轍，遂弗與，擬自買畀之，而靜聞與廟僧交以言侵余。〔此方病者不信藥，而信鬼，僧不齋食而肉食，故僧以大舖惑靜聞，而靜聞信之。僧謂彼所恃不在藥而在食。靜聞謂予不惜其命而惜錢，蓋猶然病狂之言也。〕」¹¹⁵ 同行者靜聞和尚為徐弘祖重要的友伴，徐弘祖與靜聞同遇盜匪之劫，又因靜聞之信念而有雞足山之行。但病中靜聞「盡失常度」，對徐弘祖有「不惜其命而惜錢」的誤解。《徐霞客遊記》如此載述：「時日色尚高，余展轉念靜聞索鞋、茶不已，蓋其意，猶望更生，便復向雞足，不欲待予來也。若與其來而不遇，既非余心；若預期其必死，而來攜其骨，又非靜聞心。不若以二物付之，遂與永別，不作轉念，可併酬峨眉之願也。」¹¹⁶ 面對病榻上的友伴，徐弘祖的心思是多重流轉的，徐弘祖雖體能強健，但在楚遊遇難後也自稱「病體」，如「(三月初九日)味爽，舟人放舟，余病猶甚」、「(初十日)余念浯溪之勝，不可不一登，病亦少差，而舟人以候客未發，乃力疾起」、「時余病怯行，臥崖邊石上」以及「(十五日)度舟行竟日，止可及此，余不難以病體追躡也」之語。¹¹⁷ 在〈粵西遊日記〉亦有瘡痛、發疹塊，得「嵐瘴」、「風」之病徵。¹¹⁸ 從個人之病痛觀視他人之病體，

¹¹⁴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368、445。

¹¹⁵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369。

¹¹⁶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三〉，《徐霞客遊記》，頁451-452。

¹¹⁷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210、211、216。

¹¹⁸ 筆者在《〈徐霞客遊記〉的西南書寫：以異族敘述為探論核心》曾討論《徐霞客遊記》西南書寫中的食物、疾病與民俗，對於徐霞客的病體有所詮述。參見范宜如，《〈徐霞客遊記〉的西南書寫：以異族敘述為探論核心》，《中正漢學研究》2021年第1期（總第37期，2021年6月），頁258-261。

對於靜聞的「形變語譎」、「病狂之言」別有所感。他所思考的不是目前靜聞的身體狀況，而是靜聞畢生之心願。或可說，他們以「向死而生」的氣魄，面對有限的人身限制，以個人意志超越現實的羈鎖。

（三）以「敘事弧」顯映現實處境

關於日記的探究可以從書寫情境、書寫心態以及書寫意識來審視。由於「每日」之記的時間特質，於是而有了事件起伏的「敘事弧」。¹¹⁹ 透過日記的時間感，形成連續性的情節。如：「渡橋沿江東岸，西南至哈思坳，共四十里而至亦登；沿江東岸，東南逾岡入峽，六十里而至雞飛。余初聞有熱水溢於石盤中，盤復嵌於臺上，皆天成者；又一冷水流而環之，其出亦異。始以為在亦登。問道亦登，又以為在雞飛；問道雞飛，又以為瘴不可行，又以為茅塞無路，又以為其地去村遠，絕無居人，晚須露宿。余輒然曰：『山川真脈，余已得之，一盤可無問也。』」¹²⁰ 連續的「始以為……又以為」，讓讀者也進入了「問路而不得」的情境之中，呈現了事件的跌宕層次。

長期的旅途，某些事件成了一種固定出現的節奏。透過日記的型態的確可以看到他瑣碎但重大的煩惱，譬如——尋找擔夫、擔夫逃逸。如〈滇遊日記〉的記述：

十八日 味爽促飯，而擔夫逃矣。……

初二日 晨起，霧色陰翳。方覓飯而夫逃。再覓夫代行，久之不得。雨復狎至，遂鬱鬱作記寓中者竟日。

初三日 雨復霏霏，又不得夫，坐邸樓鬱鬱作記竟日。其店主

¹¹⁹ 傑克·哈特（Jack Hart）指出「敘事弧會隨著時間迅速前進，以持續不斷的動作推動敘事」。見傑克·哈特著，謝汝萱譯，《敘事弧：普立茲獎評審教你寫出叫好又叫座的採訪報導》（新北：新樂園出版，2018年），頁42-43。

¹²⁰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十二〉，《徐霞客遊記》，頁1068-1069。

葛姓者，乃市僧之尤，口云為覓夫而竟不一覓，視人之問以為快也。¹²¹

連續兩日的日記，短小重複，但重點為「覓夫」。到了第三天，加入了徐弘祖的行動，終於解決了擔夫的問題：「初四日 早霧而晴。顧僕及主人覓夫俱不足恃，乃自行市中。……余往來稠人中，得二人……。」¹²² 這也是日記書寫之特色，得以見到事件的發生與轉折。尋覓擔夫的記寫，在《徐霞客遊記》周而復始地出現，如〈黔遊日記〉亦有「（戊寅〔1638〕五月）初四日 覓夫不得」，「初五日 仍不得夫」，「初六日 ……為余遍覓夫，竟無至者」，「初七日 囊錢日罄，而夫不可得」。¹²³ 這也預告了旅行中的實然景況，人，會形成旅途中的一道磨難。

透過日記連續的敘寫，看見事件發展的程序。日記的敘事形貌讓徐弘祖的行止成了動態的「敘事弧」，不時看見他的情緒、抉擇與判斷。這是《徐霞客遊記》的文學力量，也是文本所形成的社會記憶。¹²⁴ 除了「覓夫不得」，另一個重要生活記事則是陪伴他三年的顧僕逃逸，透過日記的時間性，產生了情感的張力。就筆者觀覽所見，《徐霞客遊記》提及顧僕之處，從〈浙遊日記〉到〈滇遊日記〉共有 216 處，足見顧僕與徐弘祖關係之緊密。顧僕為其搯物煮食，尋訪擔夫，與之探奇歷險。經歷楚遊遇難：「靜聞顧僕與艾、石主僕，或赤身，或擁被，俱逼聚一處。」一同歷險：「遂與顧僕掛石投崖，懸藤倒柯，墜空

¹²¹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七〉，《徐霞客遊記》，頁 905；〈滇遊日記十二〉，頁 1072-1073。

¹²²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十二〉，《徐霞客遊記》，頁 1073。

¹²³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黔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 675。

¹²⁴ 王明珂以為「文本」可以被視為一種經歷選材、製作、使用、廢棄（或保存）而形成的社會記憶遺存。社會記憶的形式結構包括史籍、服飾、特定儀式等等，恰對應筆記所包含的知識內容。參見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臺北：允晨文化，2015 年），頁 155-159、263。

者數層……」另一方面，徐弘祖也是疼惜顧僕：「時顧僕赤身無蔽，余乃以所畀褲與之……」「心惶惶念顧僕負囊，山荒路寂，泥濘天黑，不知何以行，且不知從何行。」¹²⁵ 兩人的情感互動，除了主僕的工作應對，更有同行者的革命情感。有了這樣的前理解，再閱讀徐弘祖的敘述，或能體會其困惑失落的心懷。

（己卯〔1639〕九月初十日）見顧僕不至，余疑而問之。……再訊之。曰：「長老見尊使負包囊往大理，詢和光，疑其未奉相公命，故使余來告。」余固知其逃也，非往大理也。……啟篋而視，所有盡去。體極、弘辨欲為余急發二寺僧往追。余止之，謂「追或不能及，及亦不能強之必來。亦聽其去而已矣。」但離鄉三載，一主一僕，形影相依，一旦棄余於萬里之外，何其忍也！¹²⁶

所攜物品盡遭竊取，與徐弘祖念及的三年同行的情誼對照，這是「敘事弧」創造的情感反差。對比於前一則日記，即可知徐弘祖對僕人毫無戒心，將箱篋鑰匙全部交給僕人：「和光欲下山，因命顧奴與俱，恐山廬無餘被，憐其寒也。奴請匙鑰，余并箱篋者與之，以一時解縛不便也。」¹²⁷ 再對照更早之前的敘述，譬如對顧僕生病的擔憂：「（丁丑〔1637〕七月十一日）顧僕削弱尤甚，為之悵然。」「（戊寅〔1638〕十二月初六日）而顧僕又以慙慙不能速隨諸僧後，雖行，心為忡忡。」「顧僕以體弱不進……」又如山行間對顧僕的掛念：「躑躅昏黑中……後不知顧僕趨何所……」以及除夕之際，「顧僕傳弘辨、安仁語曰：『明日是除夕，幸爾主早返寺，毋令人懸望也。』余聞之，為悽

¹²⁵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楚遊日記〉，《徐霞客遊記》，頁201、180-181、202；〈滇遊日記二〉，頁693。

¹²⁶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十三〉，《徐霞客遊記》，頁1116。

¹²⁷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十三〉，《徐霞客遊記》，頁1116。

然者久之。」¹²⁸ 這正是日記書寫的特色，劃出具體的曆日，文章之長短以及主題並沒有設限。於是，可以看到書寫者在事件中心緒的刻痕，幽微的文學感知，包括懊惱、沮喪等不輕易外顯的情緒。另一方面，閱讀者彷彿翻讀卷軸，以逃逸的提頓點為圓心，看見主僕二人從楚遊遇盜至滇遊歷險的生活日常，主僕關係瞬間崩毀，信任的瓦解，感知徐弘祖面對的人生課題。

六、結語

「不畏巉巖不避死」，¹²⁹ 徐弘祖透過記體文字，為個人的行旅經驗定錨。對他而言，每次的行旅都彰顯了個體生命，每個山嶺都是自我實踐的棲居之地，無處不是安身立命的家園。《徐霞客遊記》描繪了旅行世界的圖像，這是一場漫長的地理與文明距離的跨越，寫出了旅人如何面對那些不可測度的情境，無論在江南或是西南，人性感發依然相同。

袁山松（?-?）有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于千古矣！」¹³⁰ 徐弘祖究竟是什麼類型的知己？是否對山水有種「情感」驅力，才能日有所記，完成《徐霞客遊記》之巨著？陳函輝在〈霞客徐先生墓志銘〉有云：「其遊有二奇：性酷好奇書，客中見未見書，即囊無遺錢，亦解衣市之，自背負而歸；今充棟盈箱，幾比四庫，半得之遊地者。性又好奇人，遇冠蓋必避，遇都市必趨；有相向慕者即草履叩扉，袖中出半刺投之，一揖登堂，便相傾倒；若贈言則受，投貺即辭，次日

¹²⁸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粵西遊日記二〉，《徐霞客遊記》，頁 396；〈滇遊日記五〉，頁 805-806、807；〈滇遊日記二〉，頁 692；〈滇遊日記五〉，頁 832。

¹²⁹ 〔明〕黃道周，〈七言古一首贈徐霞客〉，收入〔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頁 1161。

¹³⁰ 轉引自〔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下冊，卷 34，頁 2845。

不告行矣。」¹³¹ 這種好奇的心態本身就蘊涵了情緒、情感的想像，與謝肇淛(1567-1625)的「行路之難有如此，誰使爾一官牢落行萬里」的境界有所差異。¹³² 潘耒如是說：「或言：『……霞客果何所為？』夫惟無所為而為，故志專；志專，故行獨；行獨，故去來自如，無所不達意。」¹³³ 徐弘祖的獨特就在於這種專注投入的型態，孤獨但自如的生命主體。同時，他也是一個具有冒險能動性以及好奇想像的旅人。¹³⁴ 如同胡曉真在《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所述，正因為遊人好奇領異之心，方能打開新的空間尺度。¹³⁵

旅行原本就是人類情感經驗的總和（或混合），遊的行動，本身就是倫理秩序與生活情態上的選擇。遊記本身就是一種空間移動的再現，涵蓋書寫者的行動力及想像力。這本遊記展示了生存之艱難，生活之真實，生命之可貴，包括徐弘祖的固執偏見、自我反省與成長，呈現豐饒而糾葛的生命書寫。書中不掩其對「野人」之偏見：「蓋鶴慶以北多犛牛，順寧以南多象，南北各有一異獸……騰越之西，則有紅毛野人，是亦人中之犛、象也。」或是對於女性之凝視：「六里，入北城門。見有二女郎，辮髮雙垂肩後，手執紈扇，嫣然在前；後有一老婦隨之，攜牲盒紙錠，將掃墓郊外。南中所見婦女，纖足姣好，無逾此者。」或如其對家鄉之情感的猶豫反側：「己卯（1639）七月初

¹³¹ [明]陳函輝，〈霞客徐先生墓志銘〉，收入[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頁1197。

¹³²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沙木站〉，《小草齋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下冊，頁1381。

¹³³ [清]潘耒，〈潘序〉，收入[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頁1269。

¹³⁴ 關於旅人主體（也就是作者），可借用嚴志雄所稱：「作者同時是行動者。行動者介入世界，為文本製造意義與價值，並藉之企圖改變世界。」見嚴志雄，《秋柳的世界：王士禛與清初詩壇側議》（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0-11。

¹³⁵ 胡曉真以為，好奇領異的精神，除了啟發對於西南邊域的觀察，還擴大到對於「中國之外」新世界的關懷。見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頁83。

一至初三日 抄書麓館，亦無竟日之晴。先是俞禹錫有僕還鄉，請為余帶家報。余念浮沉之身，恐家人已認為無定河邊物；若書至家中，知身猶在，又恐身反不在也，乃作書辭之。至是晚間不眠，仍作一書，擬明日寄之。」¹³⁶ 這些感受展示了自身性格，生命自身駁雜的存在。日記中的自我，如同學者討論自傳、傳記中的自我時所指出的，將個人的隱私、優缺點等暴露在讀者之前，是一種脆弱主體。¹³⁷ 然而，敘述本身即有其意義，如易荊所述：「當吾人述說或書寫我們的生命，故事建立我們的身分認同，既是內容（我是做這些事的人）也是行動（我有故事要說）……任何生命故事隱微的訴求皆精確地肯定此一價值，這個故事值得述說與聆聽。」¹³⁸ 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在《生命的意義是爵士樂團》一書指出：「生命的意義並不是一個問題的解答，而是『以某種方式活著』的問題。……它並不是可以從生命切割下來的某個東西，而是讓生命更值得活的東西，詳言之，某種生命的品質、深度、豐饒、強度。因此，生命的意義是以某種方式呈現的生命本身。」¹³⁹ 詹偉雄闡釋此書的說法，認為人們在詢問自己生命意義為何之時，其實是在詢問生命的敘事軸線如何擁有其重點、主旨及方向。¹⁴⁰ 也就是說，徐弘祖的壯遊本身就是對生命意義的追尋，¹⁴¹ 而透過日記的敘事，也確認了自己生命的重點、方向與軸線。

¹³⁶ 以上引文，分見〔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滇遊日記七〉，《徐霞客遊記》，頁 883；〈滇遊日記四〉，頁 780-781；〈滇遊日記十一〉，頁 1037。

¹³⁷ 紀元文，〈再思生命書寫中的「脆弱主體」：專號緒論〉，《歐美研究》第 38 卷第 3 期（2008 年 9 月），頁 367。

¹³⁸ 轉引自紀元文，〈再思生命書寫中的「脆弱主體」：專號緒論〉，頁 368。

¹³⁹ 泰瑞·伊格頓著，方佳俊譯，《生命的意義是爵士樂團》（臺北：商周出版，2009 年），頁 181。

¹⁴⁰ 詹偉雄，〈現代人，就是地上的冒險者〉，見詹偉雄選編，《攀登的奧義：從馬洛里、尼采到齊美爾的歐洲山岳思想選粹》，頁 18。

¹⁴¹ 泰瑞·伊格頓指出：「或許生命的意義並不是某種需要追求的目標，也不是需要挖掘的真理，而是在於生活的行動本身，或在於特定的生活方式。畢竟，一段敘事的意義，並不只是在於它的『結局』與『目的』，而更是在於敘事過程本身。」這個說法，恰可符應日記敘事的特質。此外，又有「生命的意義，在於對生命的意義的追尋」的說法。以上引文，分見泰瑞·

本文以從日常到「日記」、冒險者的行動力、倫理情境與人我關係三個面向探討考察《徐霞客遊記》日記體之敘事，如何呈現生命情識與地理特徵，體現行旅的現場感及穿透力；並藉由「生命書寫」的觀點，考察《徐霞客遊記》中社會脈絡下的人我關係之網。徐弘祖以「日記」作為敘述文體，呈現了每日紀事的情緒與感受，再現旅行者的心靈圖景，書寫冒險登臨的身體感，包含岔出（或插入）、交錯的傳說與耳聞，呈現了行旅中的觀看與敘述。由於每「日」之「記」的時間特質，於是產生事件起伏的「敘事弧」，透過日記書寫的時間感，審視「日記」的書寫情境、書寫心態以及書寫意識，可以看見個別串聯成連續性情節的歷程。探險（所書寫的奇險）與日常，彼此之間具備一種對照性，從行旅日常經歷的人性之惡，以及生計的困難，其實可以突顯奇險的可貴，詮釋生存的價值。而人性的考驗，不也是另一種奇險？紀實的奇險與日常之間互為一體，形成一種張力，召喚生命的意義，這正是「生命書寫」所展示的義涵。

（責任校對：李泓）

伊格頓著，方佳俊譯，《生命的意義是爵士樂團》，頁 107、72。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
-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小草齋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
-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清〕李慈銘著，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二、近人論著

- 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臺北：允晨文化，2015年。
- 田曉菲，《神游：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
- 戎小捷，《探險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年。
- 朱惠榮，《徐霞客與《徐霞客遊記》》，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吳明益，〈安靜的演化——我對近幾年臺灣自然導向文學出版的看法〉，見徐振輔，《馴羊記》，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1年，頁335-352。
- 巫仁恕、狄雅斯，《游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10年。
- 林瑋嬪，《靈力具現：鄉村與都市中的民間宗教》，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年。
- 紀元文，〈再思生命書寫中的「脆弱主體」：專號緒論〉，《歐美研究》第38卷第3期，2008年9月，頁363-376。

- 紀元文、李有成主編，《生命書寫》，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2011年。
- 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
- 范宜如，〈《徐霞客遊記》的西南書寫：以異族敘述為探論核心〉，《中正漢學研究》2021年第1期，總第37期，2021年6月，頁249-278。
- 陳德政，《神在的地方：一個與雪同行的夏天》，臺北：新經典文化，2021年。
- 葉啟政，〈當下此刻此在的永恆幸福〉，《台灣社會學會通訊》第88期，2018年8月，頁79-81。
- 詹偉雄，〈在山間，一晤清洗靈魂的大神〉，見〔加〕柏娜黛·麥當勞（Bernadette McDonald）著，葉品岑譯，《自由的技藝：登山的受苦、涉險與自我塑造》，新北：大家出版，2022年，頁2-10。
- ，〈登山與現代——meters 書系總序〉，見〔加〕柏娜黛·麥當勞（Bernadette McDonald）著，劉麗真譯，《攀向自由：波蘭冰峰戰士們的一頁鐵血史詩》，臺北：臉譜出版，2020年，頁9-10。
- 詹偉雄選編，《攀登的奧義：從馬洛里、尼采到齊美爾的歐洲山岳思想選粹》，臺北：臉譜出版，2021年。
- 趙園，《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 蔣寅，〈生活在別處——清詩的寫作困境及其應對策略〉，《文學評論》2020年第5期，2020年9月，頁130-141。
- 羅智成，〈詩的邊界〉，見夏宇，《摩擦·無以名狀》，臺北：布丁紅公司，2017年，無頁碼。
- 嚴志雄，《秋柳的世界：王士禎與清初詩壇側議》，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3年。

- 蘇碩斌，〈旅行文學之誕生：試論台灣現代觀光社會的觀看與表達〉，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9 期，2014 年 10 月，頁 255-286。
- 〔法〕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
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20 年。
- 〔波〕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著，朱道凱譯，《社會學動
動腦》，臺北：群學出版公司，2002 年。
- 〔美〕浦安迪（Andrew H. Plaks），《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
版社，2018 年。
- 〔美〕傑克·哈特（Jack Hart）著，謝汝萱譯，《敘事弧：普立茲獎評
審教你寫出叫好又叫座的採訪報導》，新北：新樂園出版，2018
年。
- 〔美〕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著，Kolas Yotaka 譯，《路
徑：20 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苗栗：桂冠圖書公司，2019 年。
- 〔英〕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著，方佳俊譯，《生命的意義是
爵士樂團》，臺北：商周出版，2009 年。
- 〔英〕羅伯特·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我走，故我在〉，見
〔英〕娜恩·雪柏德（Nan Shepherd）著，管嘯塵譯，《山之生》，
臺北：新經典文化，2019 年，頁 7-37。
- 〔英〕羅伯特·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著，Nakao Eki Pacidal
譯，《故道：以足為度的旅程》，新北：大家出版，2017 年。
- 〔英〕羅伯特·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著，林建興譯，《心向
群山：人類如何從畏懼高山，走到迷戀登山》，新北：大家出版，
2019 年。

Literary Craft in Nonfiction: On the *Xu Xiake youji*'s "Life Writing"

Yi-Ru F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Xu Xiake youji* (henceforth *Youji*), through its method of diaristic narrative, displays Xu Xiake's emotions, knowledge, and the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aces that Xu cast his eyes over. It also ponders how Xu, through his diary entries, contrived such vividness in his depiction of the mountain landscapes. Last but not least, it rethin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writing" Xu's self-reflection in relation to his dealings with others.

Using diary entries as a device, Xu presented his emotions, feelings, traveling mindscape, and mountaineering sensations on a daily basis. These entries also included some off-topic (or epenthetic) and hearsay stories. Due to its dailiness, the *Youji* may well be taken as a compilation of numerous narrative arcs. Bearing its temporality in mind, we look particularly at the state, the mindset, and the awareness under which the *Youji* was written, hoping to see more clearly the process whereby single events were built into the plot. In add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writing," we also look at Xu's internal monologue as he dealt with others, and his self-consolation in difficult times, hoping to introduce a different angle from which *Xuxue*, or the study of Xu Xiake, can be conducted.

Key words: *Xu Xiake youji*, narrative arcs, life writing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